新女性

第二卷

第八期

新女性 第二卷 第八號（第二十號）

廢娼運動……黃石（七九五）
植物裏性的起原……建人譯（八〇七）
二月的夜……經綸作歌 邱望湘曲（八二三）
阿爾伯氏的自由戀愛論……吳友三（八二七）
小河……燕燕（八三四）
非戀愛與戀愛貞操……劍波（八三五）
嘉與戀歌……均正抄（八四七）

不　　需　　要……趙景深譯（八四九）
秋　　晨……燕志儁（八五七）
荷蘭現行的結婚條例……沈美鎮（八五九）
小　　詩……趙景深（八六二）
女工馬得蘭……岳煐譯（八六三）
緬甸人的婚俗……顧均正（八八五）
有結帶的舊皮靴……豐子愷譯（八九一）
無　　題……錢君匋（八九八）
歌劇「羅安格林」的故事……豐子愷譯（八九九）
通　　信……（九一五）
［插圖］貞操帶（二幅）

感謝——誠心地感謝

我們的Patron

杜克明大醫師

他做了那麼一般的奇蹟

他使我們重嘗到人生的樂趣

這不能不說是Miracle罷，以一個害了脊髓發炎的弱女子，產後兩三月不能起床，兩腿腫得和腳一樣粗，左手一腿得和饅首一樣，腹部腫得和又有了孕一樣——居於能够完全退腫，起坐如常——最使我們佩服的，是杜先生一片血一般紅的心腸，我們雖能很淸楚的看見。他的診察是這樣的細心，發問是這樣的溫和——幾乎是自家的長兄待他的弟妹一樣。只要他一答應我們出診，那怕是狂風緊雨的時光，他也不辭勞苦的跑了來，好幾次，好幾次他的衣服是淋濕的呀！他是同德醫學專門學校的產科教授，但他却是極謙和的，醫術亦極精明。我們在這裏誠懇的感謝他，並且介紹給一般負有未來的偉大的使命的做母親的人。診例見本刊另頁。

馮雲裳
趙景深
一九二七八月

小說

開明書店發行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名家創作

葉紹鈞：城中（實價五角）

汪靜之：耶穌的吩咐（二角五分）

孫夢雷：英蘭的一生（印刷中）

黎錦明：烈火（實價五角）

朋其：荊棘（實價四角）

彭家煌：慫恿（印刷中）

世界名著

俄國阿支巴綏夫：血痕（八角）

俄國柴霍甫：憂鬱（六角）

猶太諸家：猶太小說集（五角）

法國法朗士等：法國小說集（四角）

意大利亞米契斯：愛的教育（九角）（一元五）

日本國木田獨步：小說集（六角）

性知識的書籍，近來市上頗爲流行。但其中大概可以分做兩類：其一是帶有恐嚇性的，其一是帶有誘惑性的，讀了這兩類的書，結果都是非常之壞。本書爲美國著名醫生魯濱遜所著，竭力陳說真理，對於謬誤，無智，神經化的困擾，加以猛烈的攻擊，久被認爲世界權威的著作。全書分爲男女兩部分，共計六十四章，對於青年男女應有的性的知識，無不詳細說明，讀了此書之後，青年便決不會走入迷途了。

小六開本三百餘頁　每册實價大洋一元

洋裝紙面布脊金字　外埠另加郵費五分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號

開明書店

性的知識

凡在本年十二月以前，一次或繼續訂閱新女性全年一份以上者，贈本書半價券一紙。持券購買本書，概照實價對折。但郵費及挂號費外加。

目次

卷一　男子之部

緒言
生殖器解剖與生理
男性生殖器
生殖器的生理
春機發動期
手淫之害
手淫癖的豫防
夢遺
性的不能
性的神經衰弱
生殖不能
花柳病
花柳病豫防
淋病
黴毒
遺傳黴毒
黴毒的處置
軟性下疳
花柳病與結婚
花柳病與醫生
生殖器的小缺陷
生殖器的疱疹
急性攝護腺炎
慢性攝護腺炎
攝護腺的膨脹
靜脈瘤
副精巢炎
尿道狹窄
僂麻質斯
眼淋
禁慾
結婚
賣淫
性慾教育

卷二　女子之部

緒言
女子生殖器的解剖
女子生殖器的生理
性慾本能
春機發動期
月經
月經異狀
月經時的衛生
受胎
妊娠
妊娠的異狀
醫生的需要
胎兒的成長
胎盤與臍帶
哺乳
流產與墮胎
分娩前的注意
不妊症
月經終止
手淫
白帶
花柳病
花柳病的範圍
淋病
少女的感染
黴毒
花柳病的治療
花柳病豫防
妊娠及分娩的制限
告新婚的夫婦

廢娼運動

黃石

賣淫制度的罪惡，及其對個人，對家庭，對社會，對國家，以及對全體人類所生的種種惡劣的影響，固已盡人皆知，無待贅述，雖然其影響的惡劣，究竟達到那個程度，一般人也許不大明了，就是研究精深的學者，也很難造出一個精密準確的統計，但稍有思想的人，莫不或明或暗地察覺賣淫制度是不人道，不道德，不合理，反社會的制度，是文化最大的汙點，是人類最甚的恥辱！

近年以來，廢娼之議，一唱百和，差不多成了全國朝野上下一致的要求。記得前幾年陳炯明長粵之時，廣東各界人士，曾興起作熱烈的廢娼運動，卻不幸被陳氏以一句「俟政府籌得相當的稅收，抵填花捐的收入，即明令實行」的滑頭話，敷衍過去。國會議員田桐等，亦曾在國會裏提出廢娼的議案，而娼妓制度，卻依然存在。上海租界也有抽籤的辦法，想藉此減少娼妓的數目，以達廢娼的目的。最近國民政府治下的廣西省，居然不俟籌得相當的稅收，即毅然決然地下令解放娼妓，並且嚴密稽查，杜絕鴇母把妓女運往他處。以上所述的種種廢娼運動，雖然事實上沒有什麼效果，但至少足以表示社會對此娼妓制度的罪惡及廢止的必要，已有相當的認識了。

但是，近年來的廢娼運動，其目的只在廢除娼妓，其範圍亦僅限於廢止公娼；他們簡直把娼妓制度與賣淫制度認作同是一物，故以爲解放了公娼，卽廢止了賣淫制度。殊不知娼妓制度只不過是賣淫制度的一個彰明的形式，不能包括賣淫制度的全部；普通所謂「妓女」其實只居賣淫女子的一小部分罷了。因爲他們的概念，早就錯了，故此他們的覺悟，便不澈底。漫說廢娼運動在最近的將來，還沒有成功的希望，縱使一旦成功，最多祇能達到廢除公娼的目的，絕不能根本剷除賣淫制度。

然則什麼是賣淫制度？娼妓制度與賣淫制度又有什麼分別？這一層卻不能不費點時間，加以說明。今請給賣淫制度下一個簡括的定義：凡女子拿性器官（Sex organs）來做商品，以滿足男子性慾的需求，而獲得金錢爲交易的報酬者，卽謂之「賣淫」。以賣性器做維持生活的手段的婦女，卽謂之「賣淫婦」。以性爲商品，而以金錢爲交易媒介的事實，卽謂之「賣淫制度」。準此而論，「賣淫」二字的意義是很廣泛的，不光是指被政府許可，在一定的地方，公然賣淫的公娼而言。這只是賣淫制度的一種表現，不能包括牠的全體；爲便於講話起見，我們稱這做「娼妓制度」，以別於意義較廣的賣淫制度。但不幸一般人卻把兩者認爲一物，故近年的廢娼運動，單致力於這一點，卻不思從根本上廢止賣淫制度。這種運動不特不澈底，抑且不可能。因爲賣淫制度一天不能廢除，則娼妓至多只改換一個形式，絕不能完全消滅。

分析言之，賣淫的婦女有許多種，公娼只是其中之一。第二種賣淫的婦女，便是普通所謂私娼。這

種女子，雖然未經政府的正式許可，也不完納正式的稅捐，便在較爲秘密的地方，或明或暗地賣淫。因其賣淫的地方沒有一定，賣淫的行爲也頗爲詭祕；所以不容易被人認識。而且有些婦女，不像公娼那麼樣長久操賣淫的醜業，只在需要的時候，偶一爲之，這種賣淫婦，更難認識，稱之爲「私娼」，乃對「公娼」而言，以其非公開地賣淫故也。不過，在大都市裏，這種賣淫的婦女，差不多都成了公開的秘密，性質上與公娼沒有兩樣，不過形式上有點分別罷了。統計起來，無論那個大都市，私娼的數目，怕總比公娼爲多，即以廣州市一隅而論，據市政廳社會調查股的報告，全市公娼計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名，而私娼至少有二千六百多名，南詞班流娼還不在內。姑勿論這不是確數，（因爲私娼的行蹤秘密，精確的統計，實不可能，）就算是確數，已經比公娼多兩倍了。第三種賣淫婦女，便是那種明操正當的職業，而在暗地裏以性爲買賣的商品的女子。例如中國唱戲的女伶，賣曲的歌女，日本的下女，西洋餐館的侍女，舞女，以及各大都市浴堂的女工之類，大都兼營醜業。這種女子，隱在正當職業底下，而做卑鄙淫穢的勾當，其廬山眞面目，更難看破，社會調查者更無從探察她們的實在情形。以上三種賣淫的女子，一般人都認爲卑賤可恥的，不正當的女子，但世上還有一種冠冕堂皇，無賣淫之名，而有賣淫之實的婦女，普通人不特不認爲卑賤，而且認爲非常正當，非常尊貴。這種婦女，躲在婚姻的華服之下，幹那賣性的勾當，誰都不敢把她們當作賣淫婦。這是什麼樣人？就是那些不是因戀愛而結婚，乃是因金錢而結婚的婦人；只因其曾經莊嚴的婚禮，故一般人還看不出其賣淫的本質。實在說來，現存的「買賣婚姻」

究其實是賣淫制度的變相。在這種婚姻制度底下，男子與女子的關係，與嫖客之於妓女，實在沒有多大分別。男子娶妻，單以容貌的美好爲標準，他們所要求於女子的，只是性慾的滿足。他們靠着金錢的魔力，不到一個合眼的女子，便出資買了回來，恣其淫樂，女子一方面呢，所要求於男子的，也只是金錢，或生活的供給。在婚姻的裁判，在女的方面，以金錢的多寡爲根本條件，只要有錢，則不論生張熟李，都可以把身子賣給他。這樣說起來，買賣婚姻的制度，與賣淫制度實質上沒有什麼分別，不過形式上有點不同罷了。娼妓與狎客的結合，是暫時的結合爲金錢的緣故而與不相識的男子結性關係的女子，她們與所謂丈夫的結合，則爲長期的結合；換言之，前者的賣淫是「零沽」，後者是「批發」，所差者，如是而已。然兩者均是以性的官能爲交換金錢的商品，其爲賣淫則一也，故廣義的賣淫制度，當包含買賣婚姻制度，

普通之所謂賣淫制度，乃單指專以賣淫爲業的娼妓制度而言，這是賣淫制度之狹義的解釋，本篇爲便利起見，也只以狹義的賣淫制度，爲討論的命題，至若廣義的賣淫制度，——即買賣的婚姻制度，則讓研究婚姻問題者替我們解決。

上面已經說過，在所謂文明的都市之中，私娼的數目，總多於公娼；而且公娼賣淫，集合在一定的地位，且受政府的監督管理，故此，私娼的問題，比公娼還來得重大，而且難於解決。假使政府裏面的「袞袞諸公」一旦覺悟，毅然頒佈明令，禁止公娼賣淫，則公娼便會立刻絕跡於社會。因爲公娼是經

政府的許可方能營業的，若果政府不許可，她們便不能再出來公開賣淫了。只是私娼的賣淫，卻不是政府的權力所能禁絕的。換言之，公娼禁絕了之後，仍不能認為娼妓制度的消滅。因為娼妓之賣淫，依然如故，不過易公開為祕密罷了。這個道理，廢娼運動者也未嘗不見到，即如田桐在他的廢娼的提案中，也明白承認娼妓不能禁絕，他說：『……雖然，廢娼而後，祕密賣淫，其能禁乎？曰：「禁之能也，絕之不能也。」……祕密賣淫，理應嚴禁，然私娼隨物質文明以俱進，凡物質集中之地，私娼必大發達。禁之可能也，絕之不可能也，要無大害於社會。』這幾句話固已明白承認在現存的社會裏面，至多只能廢止公娼，而娼妓制度，則必然存在，無禁絕的可能。許智爾博士（Dr. Y. S. Huezel）則更進一步說，『文明程度逐漸提高，賣淫制度逐漸進於美樂的境地，除非世界毀滅，大地平沉，娼妓終不能絕跡。』

但是娼妓制度果真是絕對不能廢除麼？我想斷斷不是的。說到這裏，我們便不能不根究娼妓制度之所以發達的原因。有許多人把現代娼妓制度的發達，歸因於婦女的經濟不獨立，這個說法，我不能說他不對，也不能說他全對。經濟不獨立，誠然是婦女賣淫的一個動機，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在現在的社會裏面，一切事業，差不多都被男子搶佔淨盡，女子想靠個人的能力營謀充足的生活，非常困難，故不得已而操皮肉的生涯。但要是我們肯下一番精細的調查工夫，便不能承認『婦女為娼妓的目的，個個都是要獲得金錢；婦女為娼妓的原因，個個都是在缺乏金錢』的話。（朱枕薪語，見婦女雜誌九卷三號）據比京布魯塞爾的娼妓冊看來三千五百〇五個婦人，其當娼的原因分配如下：——

無以謀生者　一五二三人
因工作報酬少而厭惡工作者　三一六人
因性慾旺盛者　一一一八人
被不端的友人引帶者　四二〇人
被前人遺棄者　一〇一人
和父母口角因而爲娼者　一〇人
被丈夫拋棄者　七人
和守護人意見不對者　四人
因家庭齟齬者　三人
被丈夫強迫者　二人
被父母強迫者　一人

由此可見三千五百〇五個娼妓之中，因經濟的原因而做娼妓者，一共不過一千八百三十九人，因經濟以外的原因而爲娼者，則居一千六百六十六人。這就是說，因經濟之故而當娼者，僅佔百分之五十強。美國山格爾調查紐約一千個娼妓，查出她們當娼的原因，分配如下：

貧困孤苦者　五二五人

意志偏向者	五一三人
被誘惑及被人遺棄者	二五八人
喝酒或有酒癖者	一八一人
受父母或親屬或丈夫虐待者	一六四人
以賣淫爲安閑生活者	一二四人
因伴侶不良者	八四人
被娼妓說服者	七一人
懶惰不願作工者	二九人
被姦污者	二七人
被引誘者	二四人

以上十一種原因之中，僅第一種純粹是經濟的，在二千娼妓中，因經濟的原因而賣淫者，僅居四分之一強，可見婦女的經濟貧困，不能說是賣淫的主要原因了。此外還有很多統計，均足證明此說。但爲什麼我國的妓女册，卻以因貧爲娼者居多數呢？據我看來，這是不足慮的，因爲中國人都有「家醜不外傳」的感訓，故此你要調查妓女賣淫之故，她們都拿「家貧」二字來搪塞，總不肯把眞實的原因告訴你。又據廣州市政廳社會調查股的報告，妓女賣淫收入的分配：上乘妓女小局（卽侑酒）實得六角，

大局（卽虛枕）倍之，也不過一元二角。中乘妓女則分日夜局，日局僅得五角，夜局僅得九角。下乘妓女亦分日夜局，日局僅得三四角，夜局僅得八角五分。至於私娼，則全無一定的價目，但賣淫所得，却要分潤他人，自己所得，亦屬無幾。可知娼妓的物質生活，並不十分豐足，她們的收入，有許多還不及一個有技能的職工。根據這些統計和調查，我可以斷定經濟的壓迫，雖是賣淫制度的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原因。然則娼妓制度爲什麼這般發達呢？據我看來，其故約有四端：

第一，娼妓制度之所以發達，是因爲男子需求她。人類的物質生活，都受一條定律的支配，這就是經濟學上之所謂「供求律。」中言之，就是有那種需要，便有那種供給。需要發達到那個程度，供給也跟住發達到那個程度。反之，若需要的程度降，則供給的數量，亦隨之減少。娼妓制度的盛衰，也逃不了這條定律的支配。故經濟學者摩林納里 (De Molinari) 說，『賣淫的事業，正如其他的工業一樣，也受一種要求和需要支配着。那種需要和要求一天存在，賣淫便供給這要求和需要一日。』這樣說來，娼妓制度之所以發達，是由於人類有這種需要。這種需要愈發達，則娼妓的數目，亦必按照「供求律」而增加。在這種情形之下，縱使女子不願爲娼，亦必有人用威逼利誘的手段逼她們操皮肉生涯，以供應市場的需求。我們如細心調查娼妓的來源，便知道被人強迫者，殆居多數。女子雖然極窮困，但甘爲賣淫者，實在不多。

說到這裏，讀者心中也許會發生一個疑問，就是：人類爲什麼有賣淫的需要？性的欲望，是人類的

一種最強烈的根本衝動，倘若不能獲得正當的滿足，勢便要越出正軌，以求發洩，在現存的社會裏面，因種種的緣故，尤其是經濟的壓迫，使許多人不能及時締結正當的兩性關係，他們經不起性欲衝動的蠱惑，努力自愛者，只好咬住牙根忍受精神的痛苦，自治力薄弱者，便不得已而向賣淫婦身上尋滿足，此其一。其次，結婚原是人生固有的權利，同時也是一個重大的責任。因爲結了婚之後，肩膊上便加多一條維持家庭的担子，責任心薄弱的男子，遂視爲畏途。恰好社會上有專以賣淫爲業的婦女，令男子得享性欲的樂趣，却不必負維持家庭，養育兒女的責任，這是何等便利的事情。故責任心薄弱的男子，便捨長久的純潔的性的結合，而圖暫時的，卑劣的性的滿足，此其二。更有一種男子，雖然結了正當的婚姻，但或因性慾旺盛，不能自持；或因所娶的婦人，沒有熱烈的愛情，或不滿自己之意；再不然，便因爲與所愛的妻子，兩地睽違，性欲不能滿足，到了慾火如焚的時候，便不顧利害，向淫窟中求發洩，此其三。以上幾種人，是娼妓的主要顧客，這幾種人愈多，則買淫的需要便愈增，買淫的需要愈增，則娼妓制也因之而愈加發達。現代的工商業制度，不特破壞了人類的物質生活，使生計日益困難，並且破壞了人類的兩性生活，和家庭生活。大凡工商業制度愈發達的地方，上述那幾種人亦愈多；在工商業繁盛的社會裏，娼妓制度特別發達，就是這個緣故。雖謂娼妓制度爲工商業制度的副產物，亦不爲過。

但是，假令只有買淫的需要，而無別種動因以促成之，則娼妓制度，仍不能發達。假令只是男子有買淫的需要，而女子不肯供人淫慾，則婦女賣淫的娼妓制度，仍不能發生。故此在女性優勢的社會裏，

我們便找不出婦女賣淫的痕跡。到了男性優勢的時代，娼妓制度才漸漸發生。不幸我們的社會正是男性中心的社會，一切事情，尤其是關於性生活的事情，統統受男性的支配。男子對於一切事情，既握有絕對的支配權，而他們的性的需求，又是最不規則，因此便運用他們的權力，強迫女性來零碎賣淫，以供應他們的需要。由此觀之，我們可以說：娼妓制度的發達，是男性支配的一個結果。

再其次，在男性中心的社會裏，兩性所守的道德律，顯然不同。女子在結婚之前後，都要謹守「貞操，」要是失了「貞操，」便為男子所鄙棄，社會所不容。所以有許多不幸的女子，偶一不慎，被男子玷污了清白，或被虛偽的情人，或不忠實的丈夫遺棄，除死之外，便惟有索性做賣淫的娼妓，因為她們一經「失身，」便永遠沒有再尋正當的性生活的希望了。在男子一方面，卻無所謂「貞操，」他們在結婚之前和以後，可以隨便過放縱的不正當的性生活，社會不特不懲罰他們，有時甚且稱讚他們，說是「風流。」這種性道德，即所謂「二重的道德。」女子受這種「二重道德」的壓制，或抱恨而終，或流於放蕩。男子呢，因有「二重道德」做護符，便愈於肆無忌憚，隨便縱恣他們的性慾了。故曰：二重的性道德，也是促進娼妓制度發達的一個有力原因。

末了，據上面所引的統計，有許多婦女，或因為與家庭齟齬衝突，或因為與守護人意見不合，或因為夫婦不和，或因為被丈夫父母遺棄，故而為娼，於此可見家庭制度不良，也是娼妓制度發達的原因。此外，上面又曾經提及，有許多男女，得不着美滿的配偶，既婚之後，又為法律所禁格，不能解除不滿意

的兩性關係另求美滿的結合，乃流於放縱，而尋求婚姻以外的性的結合。於此又可見婚姻制度不良，也足以促進娼妓制度的發達了。

綜上所述，可得下面的結論：廢娼問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卻是一個極複雜的問題，絕不是政府的一紙禁令，或幾條法律廢止得了。加本特（Edward Carpeuter）曾經說過，「賣淫是現存的社會制度最終的結果，也是最顯著的懲罰。」又說，「賣淫制度的罪惡，完全是男子支配女性釀成的。」倍伯兒也說，「我們觀察娼妓制度，就能夠認識得出這是有產階級的社會。」又說，「娼妓制度是有產階級社會的制度。」又日本林癸未夫說，「商業都市的建設，是促起賣淫制度發達的原因，已是公認的事實。都市增大，賣淫也隨着增加。」根據這些學者的話，再加上上面所引田桐所說的「然私娼隨物質文明以俱進，凡物質集中之地，私娼必大發達」那一句話。我們便明白看出一說起娼妓問題，便牽涉到我們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經濟制度，道德制度，社會制度，乃至於全般的文明各方面。我們若不去除娼妓制度的原因，那便永遠沒有根本廢止牠的希望。要廢除娼妓，最低限度我們也要儘量減低男子買淫的需要，及改訂兩性平等的單一道德，恢復女子對於性的選擇的自由，及改善婚姻的制度，和家庭的組織，非然者徒然高叫「廢娼！」多見其徒勞無功而已。

絕俗樓我輩語

白采遺著　實價二角五分

漂流詩人白采，去年在抵滬的船上逝世，引起文學界的痛悼。白采在新文壇的聲譽，因其發表的新詩和小說而徧馳全國。但他的身世和他對於舊文學的造詣，却很少有人知道。本書是從遺稿中搜集出來的舊詩話，從這裏面可以看出他的文學的見解以及他的交遊和身世。凡想要知道這位漂流詩人的真面目的，不可不讀。書分四卷，用特種厚紙精印，並附有著者遺像及手蹟的銅版，精美異常。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杜克明醫師診例

主治　婦女內外各症　不育胎前及產後諸病　姙娠早期診斷　男女生殖器病　及一切關於性慾上諸病症

診所　南京路勞合路轉角（精益眼鏡公司樓上）　電話　中央九八一五

住宅　東有恒路四十九號（兆豐路西合安里底）　電話　北四三六〇

門診　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在住宅　下午三時至五時在診所

出診　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門診時間除外）

星期日停診

診金
門診　一元二角　提早逾時拔號加倍
出診　六元　特拔加倍　路遠酌加　外埠出診每日一百元
接生　平產三十元　等待過三小時每小時加十元　難產另議　深夜加倍
手術費注射費等另議

貧之不計

植物裏性的起源

建人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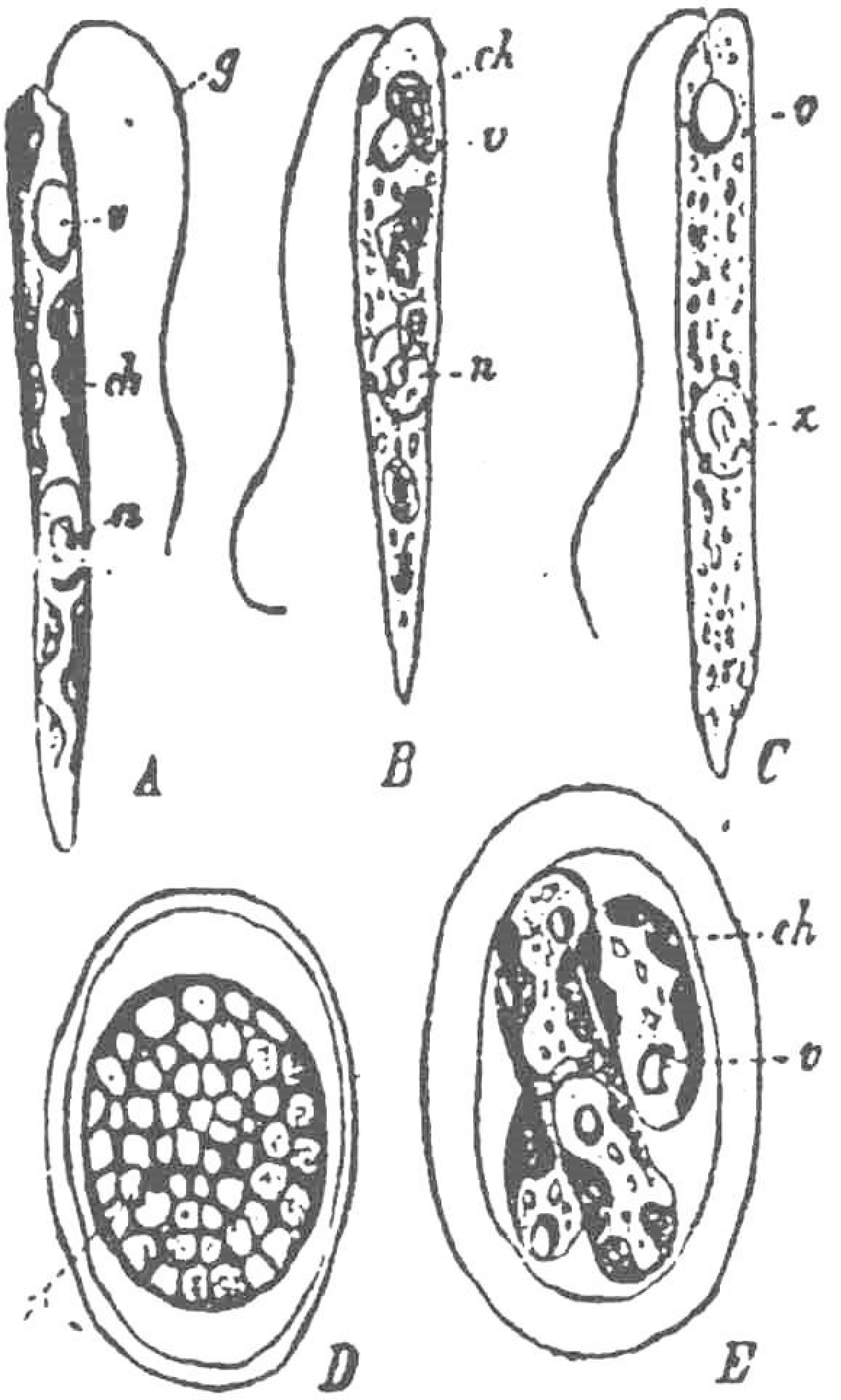
兩性間的各種不同點，和兩性的配合和繁殖這事實，在高級動物及人裏是很明顯的。因此性的事情，在動物裏，在最早的時候便知道。這種情形，在際西的宇宙進化論裏便可以看出來，這進化論是更早的時代的知識的反照。但是在植物方面沒有這樣的早先的推想。這是真的，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和替阿弗拉斯吐司 (Theophrastus) 用性的學說去解釋某幾種關係於無花果 (Fig) 和棗椰子(Date)的事情，這是依據了高等動物裏所知的事情去類比而假定的。但是這不過是模糊的推測。在植物裏的真實的知識實在還缺乏，雖然這又很了然，繁殖是受花的作用，在高級植物裏，種子是從花裏結下來，這是知道的。

因爲花細胞的本身是極微小的，不到複式顯微鏡發明以後，無論在動物或植物裏當然不能有性的詳細的知識。複式顯微鏡的應用是在十七世紀的末葉。但是真實的去觀察植物裏的性生殖的詳細情形又遠在這發明之後了。這件事情到過去的數十年中纔很快的進步。擔任過這歷級的觀察的植物學家有許多人至今還活着。這些工作，首先及於簡單的卽下等的機體。後來觀察漸漸推廣，到

了現在即在高級植物裏新胚包的後裔的兩性生殖下來的事情也可以連續一串的記載下來了。

又和下級的很簡單的植物予以比較，對於植物裏的性的起源和性質可以得到些觀念了。下面當舉出幾個例來，說明植物的性的進化的或然的途徑罷。

第一例是舉出一種下級的還不能確定是一個動物或者是一個植物的機體，因為他是兼有兩方面的性質的。這一種便是梭微子(Euglena)。他是鞭毛蟲綱之一，在夏季的時候，常把從肥料堆流去的汙水染作鮮明的綠色。如把這種水一滴放在顯微鏡下驗看，可以看見有許多能自由游泳的，梨形的東西，每個有一條能振動的鞭毛(第一圖)，每個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并且在這小形，探出的一塊原形質裏面有一個核，和幾個綠色體，因此遂使這生物呈綠色。又有一個亮紅色的眼點，生在近鞭毛的基脚處。這種個體是分裂生殖的。分為兩部後，各半都變成一個新的個體，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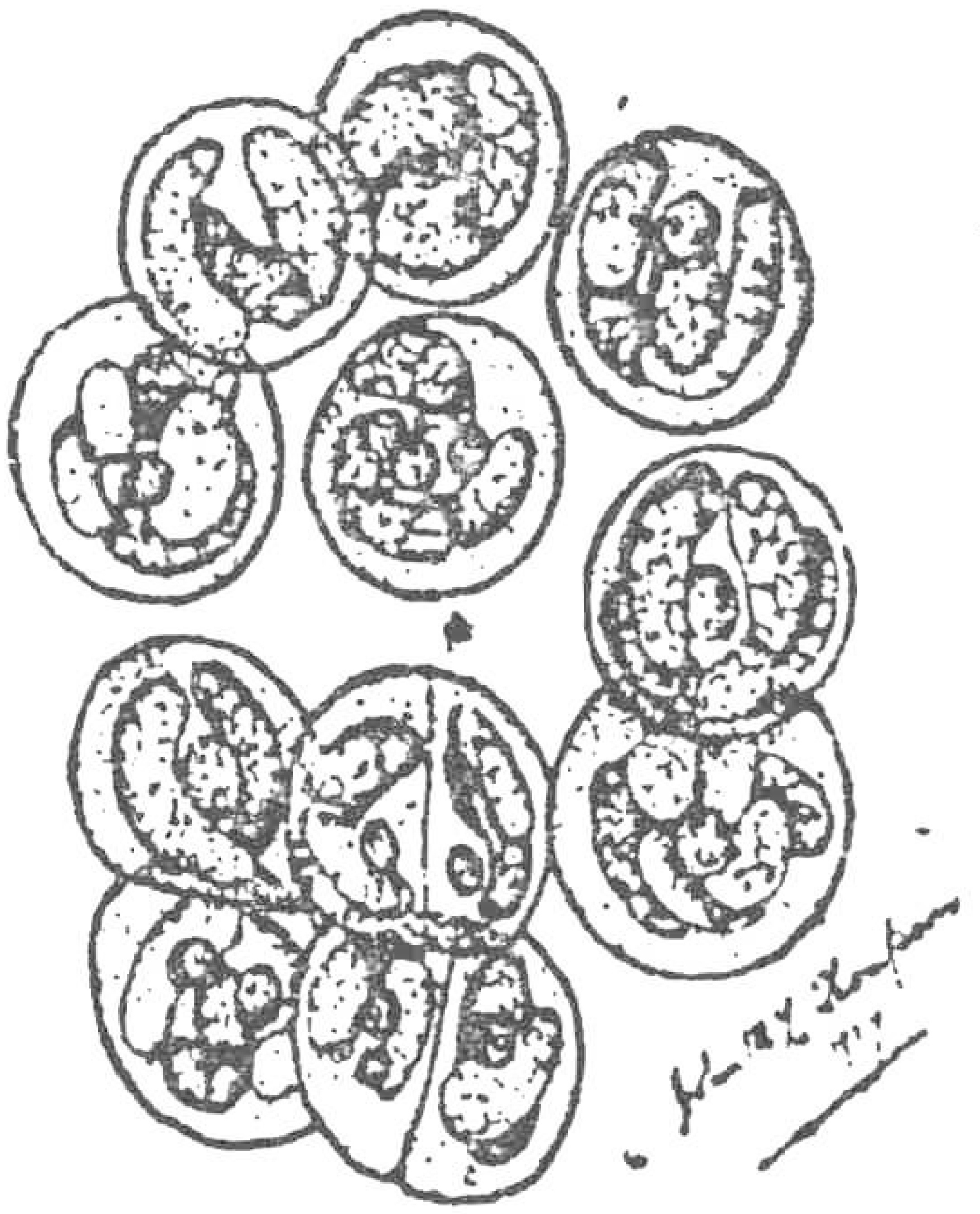


第一圖

梭微子(Euglena gracilis). A, 含綠色體(ch)的個體；n核；v空胞和赤眼點；g鞭毛 B含小形綠色的特個體；C無色蝕腐的個體；D休眠子；E休眠子分裂為四個子細胞 (A,C×630; B×650; D,E×1000. 仿Zumstein氏，從Strasburger氏)

不用性的過程，只這樣增多數目。這種有機體是在水中行動的，許多極簡單的動物也有這樣的性質。但是他還有第二個生命現象，這種現象發生於環境不良的時候。這種小生物這時停止運動，四週圍生起一層細胞壁。他於是包裹在厚膜中（第一圖D）。但到後來，狀況變為優良的時候，他又回復能游泳的狀態了。他的原形質分裂後，外膜破裂而逸出。他在生膜包裹的時候，組織上像多數的簡單植物。他無論在游走或包裹情形之下，都顯出他的原始性質，即從他是單細胞的，和增生時沒有任何種的有性方法可以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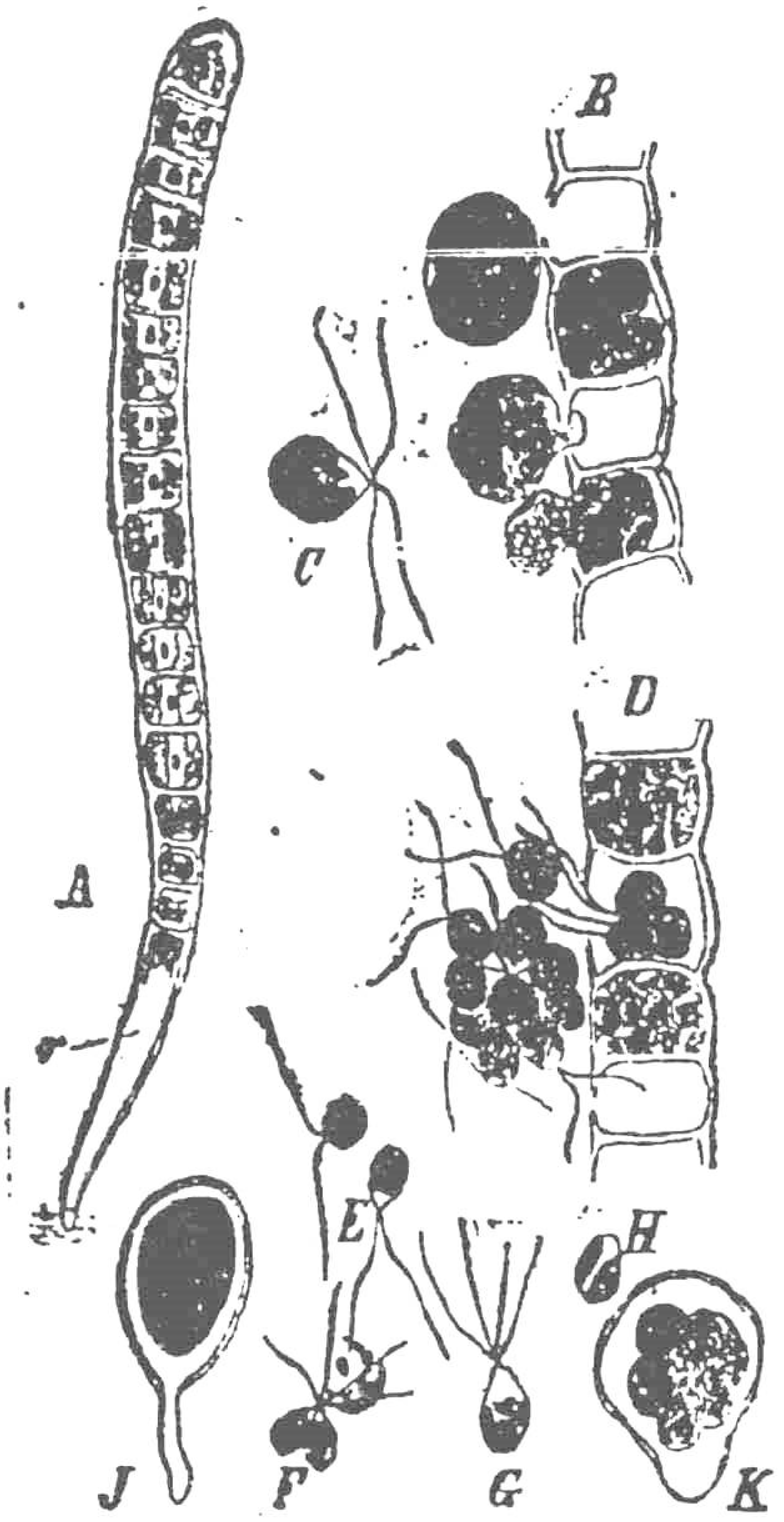
另一種簡單的例見於原球藻（Protococcus viridis），在潮濕的氣候中，常見他生在樹幹的遮風的一面如微細的綠粉。這種單細胞是靜止的，圓的，外面裹有細胞壁（第二圖）。在這幾種狀況之下，是他和生膜的被微子相像的。每個細胞會得分裂，分裂下來的會得再分裂，因此能變成許多細胞的藻。但分裂後，遲早點各細胞變成圓形而離開，因此在事實上每個細胞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在這種藻裏也沒有性的過程被知道。因他的不行動，有膜包裹着，和含有葉綠質這幾點，表示原球藻含有植物所具的通常的性質。因此他是歸於植物界中的。這兩個例子可以使人知道世上有這



第二圖　原球藻

稍微小而且簡單的生物生活着，其中有些是很難歸入植物界或動物界中的；並且他們也沒有一點性的過程。他們大概是極原始的生物，在進化中是還沒有性的分別發生哩。

其次的是毛藻（Ulothrix），一種小形的綠藻，常見他着生在淡水溪流中的石上的。他沒有像那前面所說的幾種的那樣簡單，因爲他含有若干生膜的細胞頭尾相接，共營公共的生活。所以他是一個有多細胞的身體的植物，又他是固着的，因基脚着生在石上（第三圖）。在這種狀況下的時候，即在



第三圖　毛藻

營養生活的時候，他的有些細胞在營養自己，長大，和分裂。但遲早點以後，有些細胞的原形質含有物，常常分裂爲二分或多分，會得從細胞壁的一個孔隙逸出，變成裸的原形質體，而到這植物生活着的水中間。在事實上，就是他們從靜止的生包的狀態變到和游走的梭微子相當的狀態。有時候一個細胞的全個原形質並不分裂的逸出，但無普通是分裂爲二分或多分。因分裂的數目不同，能游走的原形質體遂分大小。如果原形質不分裂，或

只分作少數的幾部分例如分作二或四從細胞壁的孔中逸出後，遂變成比較大形的梨狀的游走胞子(zoospore)；這名稱因爲他們能活潑的運動，這是依靠着生在透明的尖端的四支微細的纖毛的鼓動的(第三圖C)。每個游走子含有一小塊生活的原形質，和一個核，一個葉綠體，及一個紅的眼點。這等性質和授微子相像，雖然具有的纖毛數目是不同的。他在水中運動一個時期以後，止息了，收縮他的纖毛，又生出一層細胞壁。這種生膜的細胞隨後會芽生，並且分裂而成成一個新的多細胞的綠體，和親一樣。這是營養的或無性的生殖方法，是用以繁生和依靠游走胞子的運動以分佈新植物的。

但在別種情形之下，毛藻的綠體中的細胞的原形質能够分裂的更細；結果因爲分得數目更多，每部分的形狀也比較的更小；隨後這些原形質和前一樣的逸出外面，他們的外貌是和游走子相像的，但纖毛只有二條了，(第三圖D)。他們便是配偶子，即是性細胞。曾經觀察過，如果從不同的綠體逸出來的配偶子相遇到，二個便凝合了(第三圖E，F，G)。這種結合的形狀，名叫接合(Conjugation)。在這例裏，二個配偶子的形狀和構造是相像的，雖然來自不同的綠體，這里並沒有性的分別，是不能够區別那一個是雄或那一個是雌，兩個配偶子融合成的一個，名叫配偶體、(Zygote)。他即刻收縮他的纖毛，止息，長大，經過一個休息的時期後，他遂芽生，含有物分裂以後，遂逸出而成游走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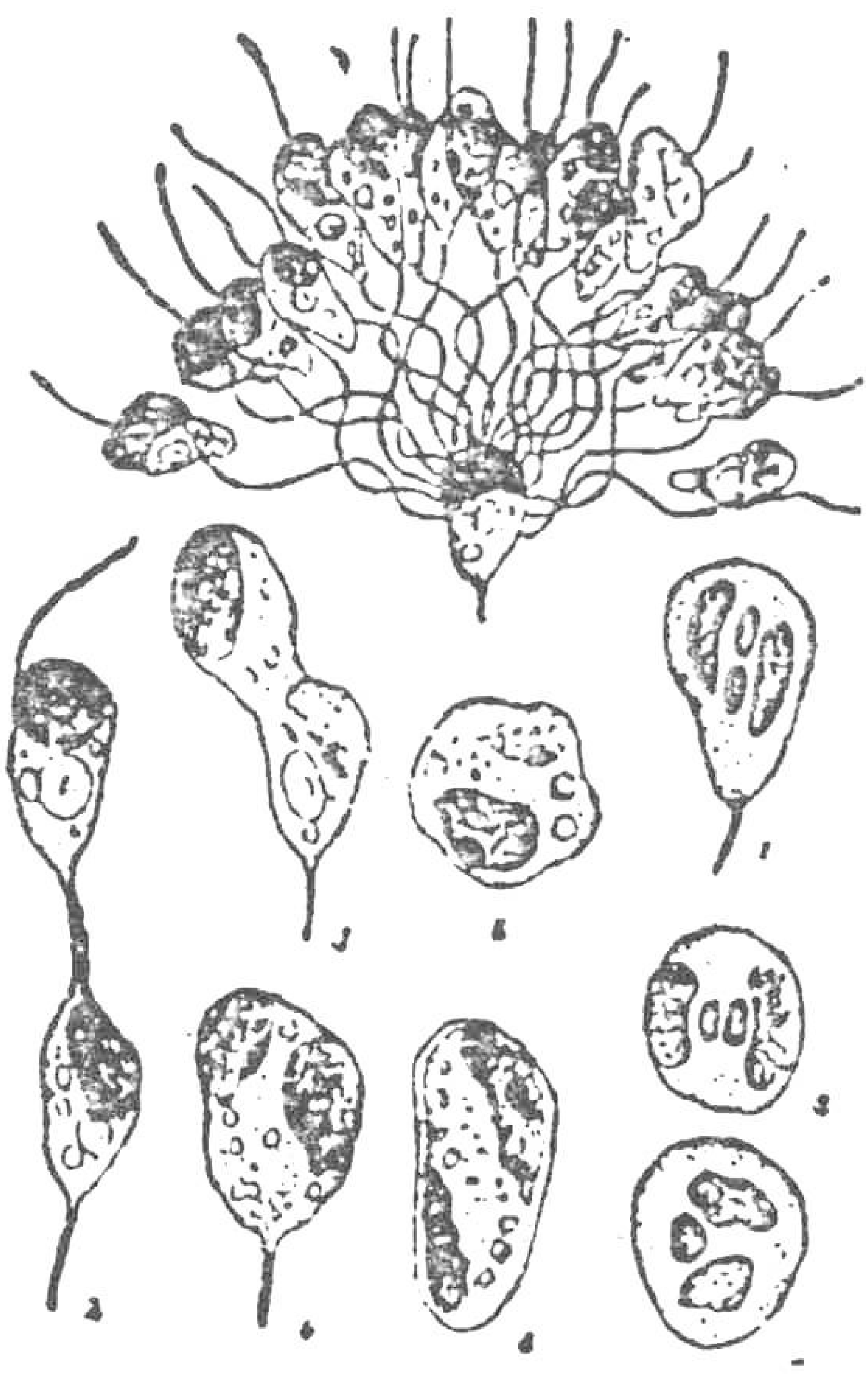
毛藻是有隱伏性別的有趣味的例。他能結合；但是配偶子是同形配偶子(Isogametes)，形狀是像游走子的，除卻纖毛的數目不同。但一經兩個融合後，配偶體有四條纖毛，便像游走子了。游走子的

擧動和大小也有不同的，有些是由母細胞反復分裂而成的，比普通的模式小些，雖然仍然有着四條纖毛，並且他們也像他們的能芽生。又，曾經有的見到過，有時候那配偶子不經過融合也會芽生的。這等事實，在這樣簡單的植物裏，在配偶子的起源的學說上是很重要的。從這里可以看出配偶子實際上只是形狀較小，在性一方面，只是母細胞經過反復分裂的游走子罷了。並且來源不同的二個配偶子融合，即結合，這作用是在給這等衰頹的細胞以一個激動（Impetus），使他重新發育。我們如果更加以反省，覺得游走子或者是這等細胞的原如狀況，如果把他們和這樣的一種生物例如和梭微子相比，便覺得性的起來似乎由於因爲要調節細胞因重復分裂得太快，因此他們的物質不及用長發來彌補衰弱。

這種簡單的結合的直接效果，是兩個細胞減少而爲一個。這個結果，遂使來源稍稍不同的兩個細胞的遺傳性質有混和的機會。這是從研究毛藻得來的基本道理，這種植物的性是還沒有雌雄的分別的。

無論在動物或植物，只有在最簡單的場合，兩性間的分別是沒有的。沒有一羣植物是比褐藻表示的更明晰了，而其中最習知的當推 Fucus vesiculosus。他在各處海岸有的看到。但是，這種植物生着膨大的革質的葉，表示他在他的一綱中已經是很進步的形式。有些褐藻是簡單而作絲狀的；並且在這種藻類可以見到性的最原始的形式。在事實上，組織的繁複是和性的精化相並行的。例如在

Ectocarpus siliculosus，這是只作柔弱的絲體的，他的胞子囊即生於枝端，成熟的時候即裂開，任含有物逸出到海水中，成爲能動的游走子，形狀和大小相似，都作梨狀，側面生有二個纖毛；至於在原形質裏面則有一個核和一個紅色的眼點。但是雖然從形式上看起來這性細胞是同形的配偶子。可是他們起於遠離的胞子囊，舉動也相異，所以他們從機能上說，實有雄性或雌性之分的。因爲見到從某種胞子囊出來的配偶子起初是能動的，但不久即失動性，固着於固定的東西上。這等在機能上可認是雌性的，並且她們能吸引從別的胞子囊出來的配偶子，他們圍繞在她的四週，使其中纖毛發達的得和她相接近（第四圖1）。這等一直保有動性的配偶子是可以認爲雄性的。最後其中的一個的纖毛漸漸縮短而增厚，雌性配偶子乃接近雄性而終於融合爲一丁（第四圖2，3，4，5。）那二個核當初是分離的（第四圖7，8，）但後來也融合（9），這配偶體後來核也合併了。當融合的開端，其



第四圖

Ectocarpus siliculosus. 1 雌性配偶子被許多雄性配偶子圍繞着的側面觀；2—5配偶子合併的各階段；6二十四小時的配合體；7—9四定及染色後所見的配合時核的合併。（1—5仿Berthold 氏；6—9仿Oltmanns 氏。從 Strasburger氏）

餘的配偶子都游泳開去，可見吸引力到此時是已經沒有了。這配偶體隨後變成圓形，形成一個細胞壁，於是能發芽而為新植物了。到這里纔有性的原始的區別，然而還只是機能上的區別，在構造上性細胞是同形的；但在機能上可以看得出來雌性的早先便失却運動性，並且用吸引力以吸引能運動的雄性配偶子了。

第二步，兩種配偶子的形狀也有分別了，這種情形見於別一種同屬的褐藻中，那便是E. secun-ndus。在這種植物裏，胞子囊是作不同的兩類的，但生於同一個體上。一種是小形細胞的，這生出雄性配偶子，別一種大形的細胞發生大形的雌性的配偶子。但是，這兩類配偶子都是能動的，形狀也和常見於褐色藻的相像，作梨頭形，側面有兩條纖毛生着。

雌性配偶子發生一種吸引的動作，對於較小的，活動的雄性配偶子，於是他們圍繞於牠的四週。後來一個雄性配偶子和牠合併了，他隨後收縮他的纖毛，止息，並且發起芽來。這里比E. siliculosus還要進一步，性的分別不只是機能的，便是形狀的大小也有分別了，並且這種分別在發生配偶子的胞子囊中已經看得出了。

性的分別更進一步的見於 Cutleria 中，這是一種藻，生着帶狀的葉的，兩種不同的配偶子囊(gametangia) 符生於這上面，一種配偶子囊是作小形的細胞的，每一細胞發生為一個小形的雄性配偶子。別一種是大形的細胞的，生下大形的雌性配偶子來，兩者雖然大小不同，可是都作梨頭的形

狀，旁邊都生着兩條纖毛；在當初的時候，兩者都是會游走的，但大形的雌性配偶子不久卽收縮纖毛，活動性失卻，變成圓形，有一個消明的接受點。那雄性的配偶子則一直保有他的活動性，被吸引到雌性的配偶子後，照前面所說的一樣的和她融合。這種藻類的進步的地方是在配偶子的大小發生不同，和雌性配偶子在受精前的失掉運動性而變爲圓形。這里我們可以判別小形的配偶子是精子（spermatozoid）和大形的雌性配偶子是卵子（ovum）了。

更進一步的可以Fucus 爲例，在事實上，這里的巨大圓形的雌性配偶子，卽卵，不復再會活動，只有那小形的雄性配偶子一直能够活動了。這種海浜上的普通藻的大形革質的葉，是豐富的產在有些長條的稍末的。那里生有瓶狀的腔，卽爲生殖巢（Conceptacles），那裏含有性器官。在有些種類裏性器官生在同一植物上的（例如F. vesiculosus），在別種裏雄性器官生在這一株植物上，雌性器官生在別一株（例如F. serratus）。所以在Fucus 裏，不特性細胞有雌雄的分別，發生他們的植物也有性的分別了。

Fucus 的性細胞的大小是很不同的，卵的生成是由一個大形的細胞的原形質分作八份，每份變作一個卵子。既成熟時，這些都放出在海水中，是濃厚的不能運動的圓形細胞，其大足使徒目可以看見。各個都是含點質的原形質的裸出的塊，中間含有一個核。藏精細胞是小形的，原形質分裂爲六十四份後，每一份生成一個微小的精子。但是雖然大小和分裂方法不同，藏精器和藏卵器的特性卻

是共通的這是表明他們的來源同出於一途。精子的形狀是褐色海藻普通的形狀，如果將含活潑的精子的海水注入含生活的卵子的水中，前者即被後所吸引，前者因爲是能運動的，故許多許多的集於卵子的四週，和卵子表面極相接近。其中的一個穿入卵子去，他一直向着卵的中心的核進趨，後來兩個核終於融合了。這等詳細的情形被法謀爾教授 (Prof Farmer) 觀察的很清楚，他說明一個受精用的精子走進卵子後，其餘的精子怎樣的便即刻離開去，好像被一共通的衝動所驅斥似的。這受精的卵，即配偶體，隨後乃直接發生爲一株新的 Fucus 植物。

褐藻的這種各級情形大概是可以指明在原始植物中性的發生分化的一般途徑的。這議論的有勢力處並不在於褐藻中有着各級的遞變的情形，卻在於這種情形並不只以褐藻爲然。別的大羣的藻類也表示出同樣的情形。例如那些關係極近的綠藻，即管藻 (Siphonales) 和 Siphonocladiales，也有着相似的各級的變遷，和見於褐藻的十分可以比擬。從同形配偶子的接合起，例如見於 Acetabularie 那樣，逐步上去，配偶子的大小和舉動漸次變爲不同，到 Vaucheria 性遂有完全的分別。到這里，如在 Fucus 相似，也有大形而不運動的卵子，由極小形的能運動的精子去受精。在別羣藻類裏也有同樣的從同形配偶子變到大小和舉動都有不同的精子和卵子的進程。這樣的進程又一樣的明顯的見於動物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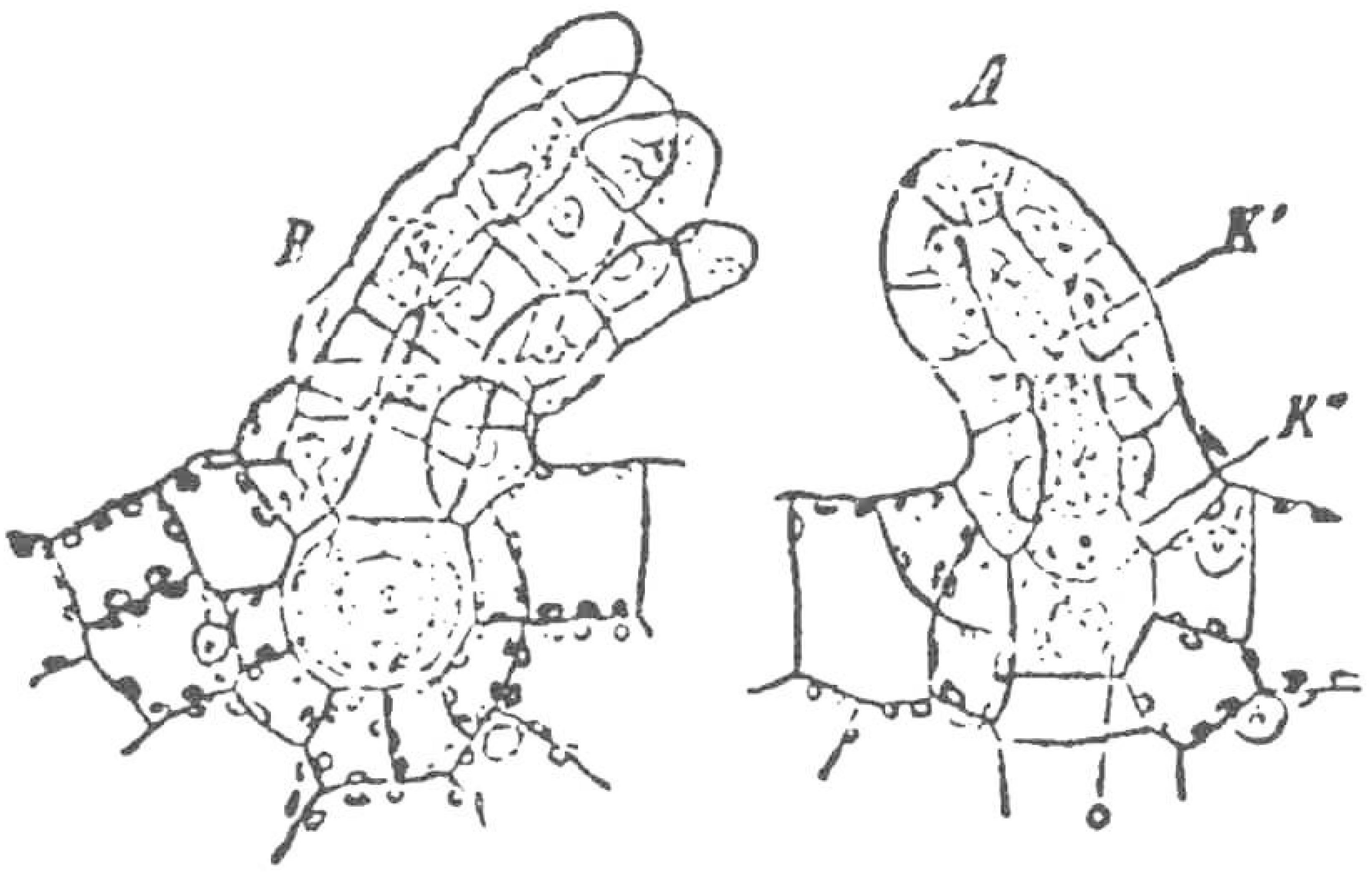
這問題自然而然的起來了，爲什麼發路的進化道路上都會發生這樣的進步的性的分化的發

生既然不止一次，可見發生這種不同是有實在的利益的。這利益顯得卵中含有的食物的量愈大，在初步發育的時候，幼子榮養也愈加優良，因此經過幼年的危險時代時，機會也愈加良好了。但卵愈大必愈不能運動。即使在液體裏面，肥大的軀體比較小的一個不容易運動些。因這樣的關係，這大形的卵遂失掉運動力了。但是卵的運動性是不重要的，只要精子依舊作小形而能運動，因卵子能影響於精子的運動，故他的舉動作為吸引的中心；這種情形，我們在上面的例中見到了。雖然擴大的雌性配偶子運動性是失掉了，但因兩個性細胞的遺傳要素合併的利益仍然可以得到的。在植物裏實在的利益是這樣：並不損失從結合得來的利益，而使子嗣們有成功地芽發的可能性。兩個相接合的生物，配偶子大小相等而且常是小形的，這種生物可認為植物界的貧民，他們是僅用極少的生理學上的資本而生許多子女的；因此所生下來的個體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以謀生存。至於配偶子分化的生物，即有大形的，富於養料的卵，這是像一個資本家，他的子孫生下來便有遺產供給他。他們開始謀生活的競爭就比較的不劇烈了。別的事情是相等的，後來的成功必在於後者。用這個觀點來研究植物界，可以看出兩性分化可以得到何等的成功。

凡植物界中高等的形式，兩性都是極其分化的。他們的卵子都向着固著，大形，不動，富於養料的方面進步。其中有許多比較的小形的精子還能夠活動；但是在高等顯花植物並這種運動性都失掉了，因為適應而變，這種情形當待第二節中再解釋，在此刻只能先把陸地植物的性的重要事實說一

說，這等陸地植物在進化上的程序是高於上面所說及的各種水中植物的。現在必須把兩個有性生殖的例來一說，一個例是羊齒，這是代表下等陸地植物的；又一個是顯花植物，這是植物進化中最高等的植物的例子。

羊齒是人形，多葉的植物，常見的有「男蕨」「女蕨」★但是這兩個名稱是錯誤的，因爲多葉的羊齒體並不是雄也不是雌的。他是中性的，並不生性的器官。羊齒胞子普通都生在葉背的囊中，到他們散落地上，各個胞子便發芽而生成一個綠色小形的片狀組織，稱爲原葉體。這是有性世代，生有性的器官的。從原葉體生出來的性細胞即配偶子形狀大小及舉動極其不同，雄性配偶子即精子許多的生在半球形的藏精器中，遇水脹大，裂開散逸出來。各個精子作螺旋，形出藏精器而入水中，能作螺旋運動的游行。這種運動是由於許多纖毛的鼓動。這種雄性配偶子的形狀和前面說過的藻類的精子不同。但是他的么小和能活潑的運動是相像的；又兩者的配偶子都是裸出的生活細胞，含有一個核羊。齒的雌性配偶子即卵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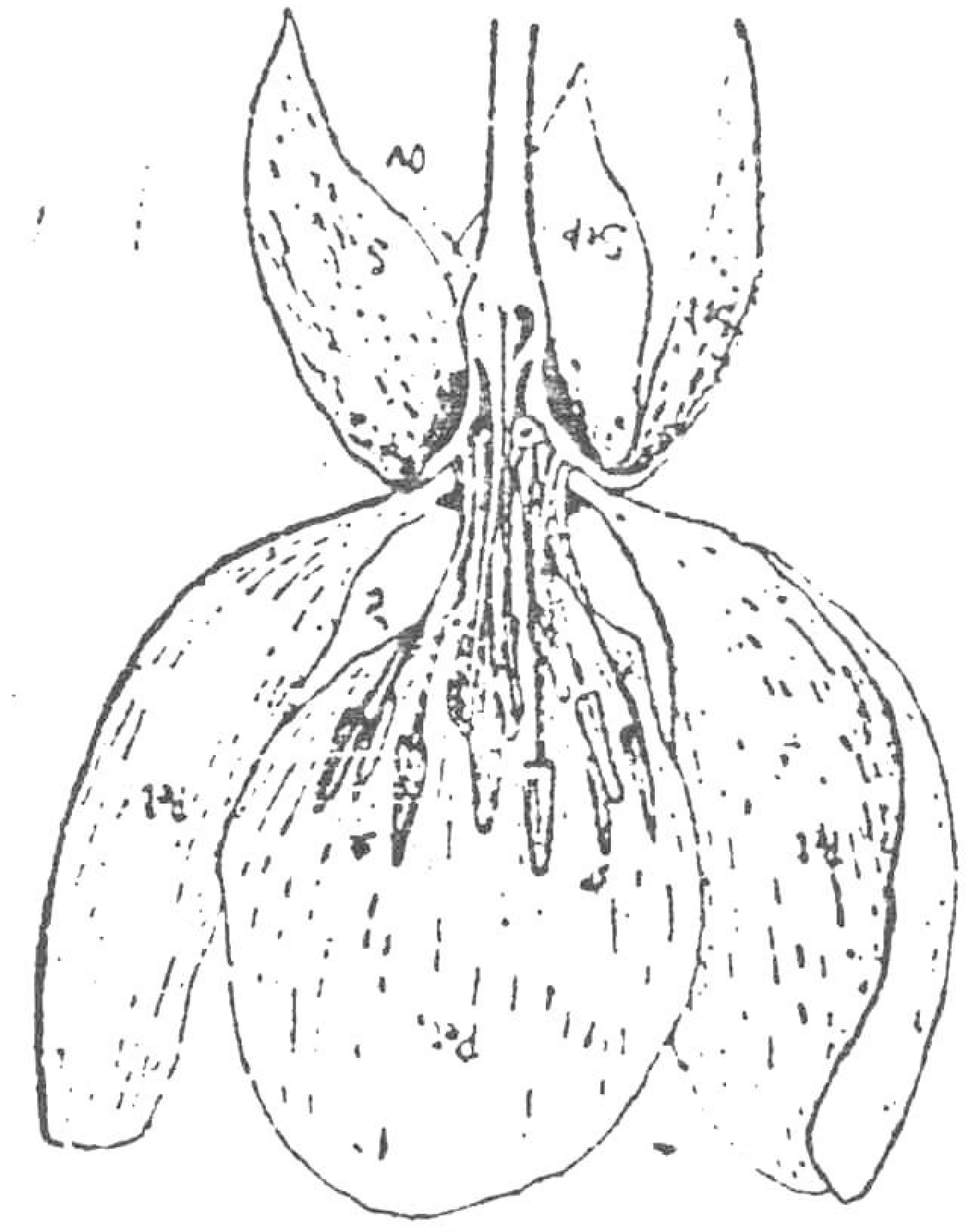
第五圖

羊齒(Polypodium)的雌器。A，雌器開闔時；O，卵；B，雌器頸閉口後預備受精的狀況，(×240仿Strasburger氏)

＊ 男蕨 male fern, 學名 Aspidium Felix-mas. 女蕨, lady fern, Asplenivm Filix-foemina

一個有核的原始細胞;但比精子大的多,並且不會活動的。他藏在瓶狀的箱中,這名叫藏卵器;到成熟的時候瓶頸就開了(第五圖B)藏卵器由遇水發脹而裂開,遂發生出一條通道到卵裏去。精子進這通道去是有許多的,最後只有一個進入卵中去。精子進去後,他的核還作螺旋形,留在卵的核中還可以看見。但是後來兩個核終於完全融合了。這兩個大小不等的配偶子密切地融合,結合成的配偶體便是發生新羊齒的起點。羊齒中的這種結合是由兩個性質不同,來源不同的細胞融合,成爲能發育一個新的個體的配偶體。這配偶子一方是大形而不能活動的卵,一方面是小形能動的精子。就主要屬性上說,這和在簡單植物所見的相當,雖然詳細和從屬物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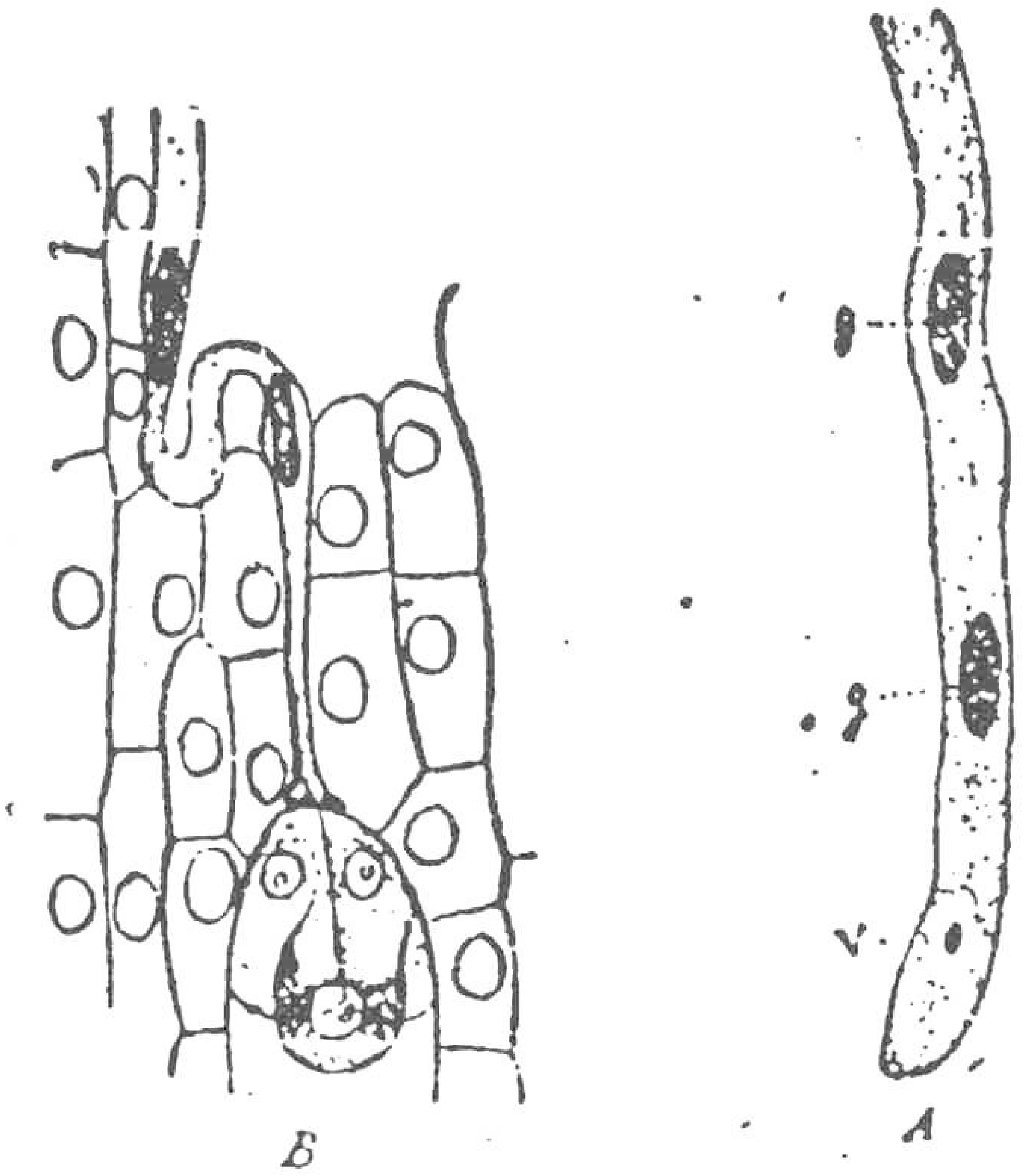
在顯花植物裏,從屬的情形會不同的,雖然主要性質是同樣。生產性細胞的各部分集合成功複雜的構造,便稱爲花。花的最鮮美的部分,即花瓣,並不是直接的生殖部分,位置在花瓣中的纔是生殖部分,這便是雄蕊(stamens)及心皮 (carpels)。從這里



第六圖

植物……的花,直切的形狀,示萼片(sep……)花瓣(pe……)雄蕊(s……)心皮(C),子房(ov),中含有卵珠。(仿Church氏)

生出配偶子（第六圖）。雄蕊生出花粉粒，但是這些的本身並不便是配偶子；這花粉輸送到心皮的承受部分後，這部分稱爲柱頭(stigma)，便發芽，各粒抽出花粉管。這裏面生出來的二個細胞纔是雄性配偶子(male gametes)（第七圖A）雄性配偶子是生在心皮裏面的，心皮居花的中心。每一個心皮含一個或更多的胚珠(ovules)，將來發育爲種子。在豆莢裏面的幼的豌豆是這樣的胚珠的習見的例。深深的埋藏在胚珠中的是一個卵，這纔是雌性配偶子(female gamete)和一個雄性配偶子併而受精（第七圖B）此刻我們不必說這些配偶子近來合併的情形。這當待下一篇中再來說明，在這一瞬間，在被子植物的例裏，這個不動的雄性配偶子輸送到比較的大形的卵子去，這兩者都是沒有細胞壁的基本細胞，兩個配偶子於是融合了。當初他們的核是



第七圖　A，蘭(Orchis)的花粉管，內含配偶子(g)；B，粉管伸入胚珠的珠孔，雄性配偶子這樣的輸送到卵子。

還能分辨的，後來漸漸的融合這個接合而成的配偶體乃發育爲胚胎，再發育而成新個體。這裏又可知道，這配偶子是性質不同的，從不同的兩個來源來的兩個細胞合併，形成一個新細胞；雖然附屬的

情形有不同。這種例子可以概括一切高等植物的一般的事實，起自下等植物的性的分化，一直保持到植物界的高等形式之中。雌性細胞，即卵，是較大而不動的；雄性細胞是較小，並且在較原始的植物裏，能在水中游走的，但在更進步的陸地植物，那種活動性終於失掉了。

從這些事實顯示出來，雖然最原始的生物許是無性的，但一度有性的分別之後，在植物裏，有性生殖遂成爲基本單位。在某種原始的性裏，配偶子可以分別雄或雌的，我們可以從這樣簡單的開端逐步尋出各級的性的分化的痕迹。可以看出雌性配偶子逐漸增大體積，一方面活動也失掉；在雄性的精子方面，仍然是微小而能活動的。對於這種事情已有合理的生物學的解釋。這種性質的充足的性之分化在較高等的藻類已經得到。下等陸地植物的配偶子的大小比例相近，他的舉動，例如青苔及羊齒，實際上仍是和藻一樣。從羊齒起方纔漸漸變到見於顯花植物的情狀。但是雖然在他們裏雄性配偶子不復再活動，可是配偶子融合時仍然合一，這時核也融合，不失其主要的屬性。如把一切附屬事件除去，蓋許多的這等附屬條件是由於植物生活和繁殖於變異環境而使然的，性的實在的事實實在一律相同。我們因此得到結論，植物的接合是在於來源多少不同的兩個性細胞的合一，尤其是這兩個細胞所含的核互相合併。植物的接合的機制會得而且實際上也確實有各種不同。在下一講裏當出講這等各種方法，和因各種不同的環境而起的各種不同的情形。

（英國鮑惠爾原著）

文學週報社叢書

英文短詩選

吳頌皋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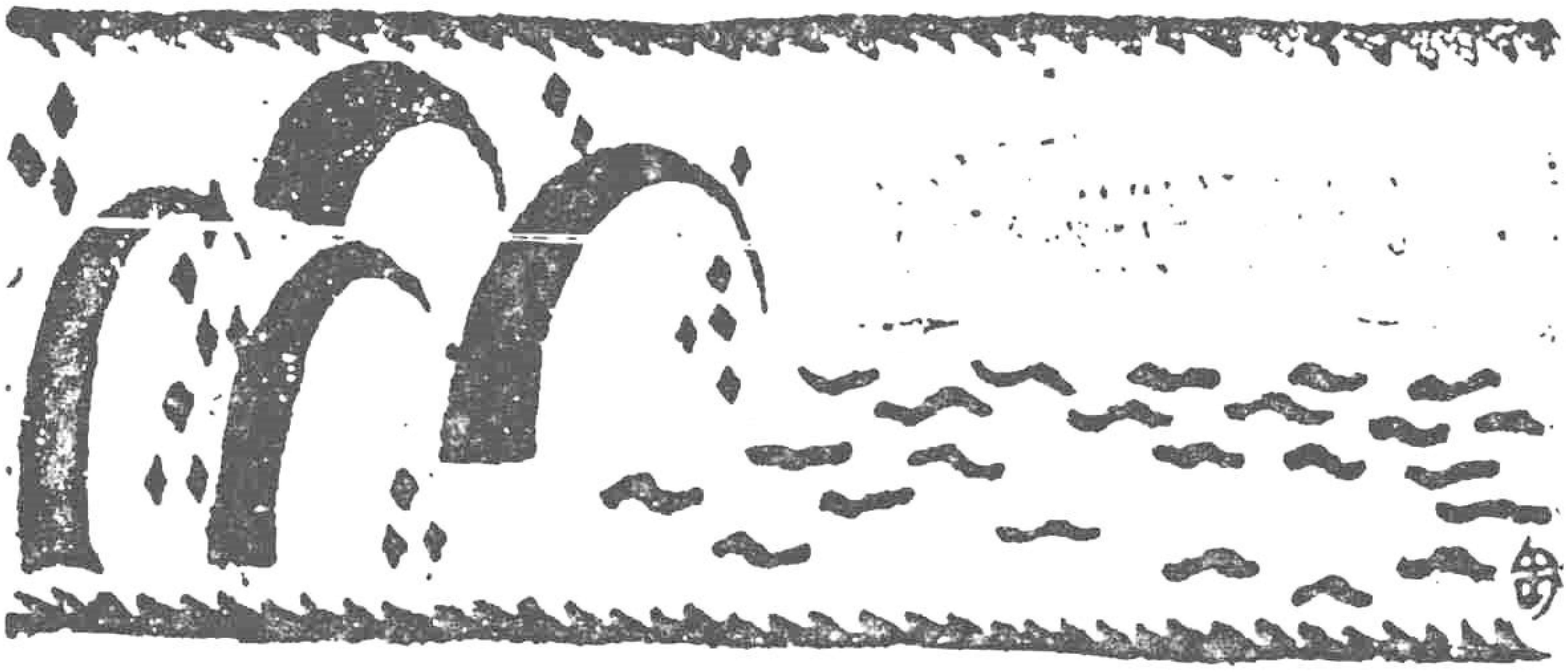
本書分 Inspiration, Love, Nature 三大部分，所選均爲英美著名大詩人的短詩，如朗弗羅，勃朗寧，哈提，雪萊，拜輪，莎士比亞，華士華司諸人的作品，共百餘首，由選者加以中文註釋，並對於各作家的生平，爲詳細的介紹。選擇精當，註解詳明，爲愛好英詩的初學者所不可不讀。中等學校用作教本，可使學生玩味英美詩歌的優美，引起文學的興趣，尤爲適宜。重磅無光道林紙精印，袖珍本，裝訂精美。實價大洋五角。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郵吻

郵吻是劉大白先生著的詩集，劉先生是當代的熱情詩人，著有舊夢詩集，風行全國。近更將其「舊夢」以後所作，彙爲此集，爲黎明叢書之一。全書函詩三十一篇，都是精粹之作。上等毛道林紙精印，，三十二開本，一百餘頁，實價大洋五角。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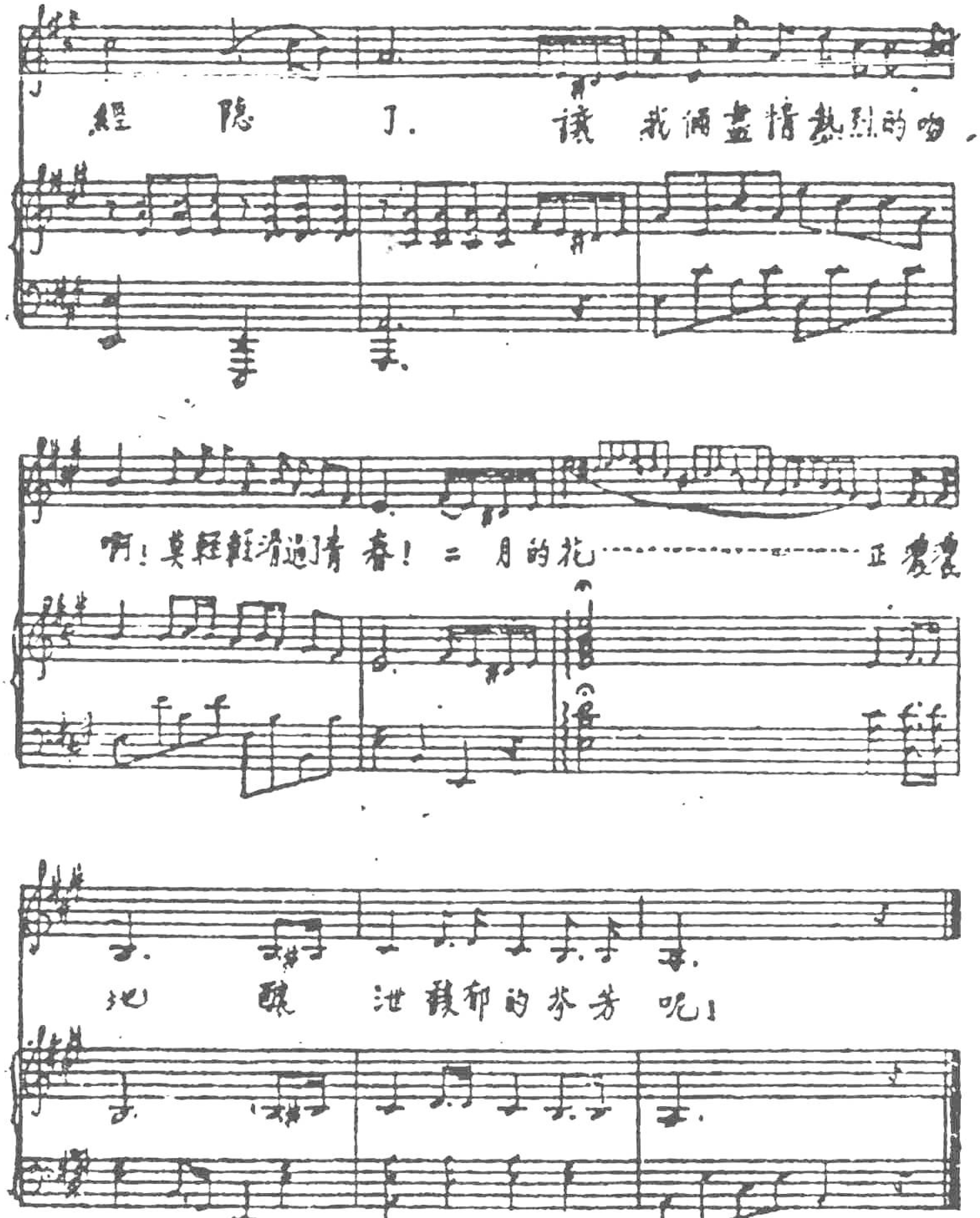


二月的夜

綬給作歌
邱望湘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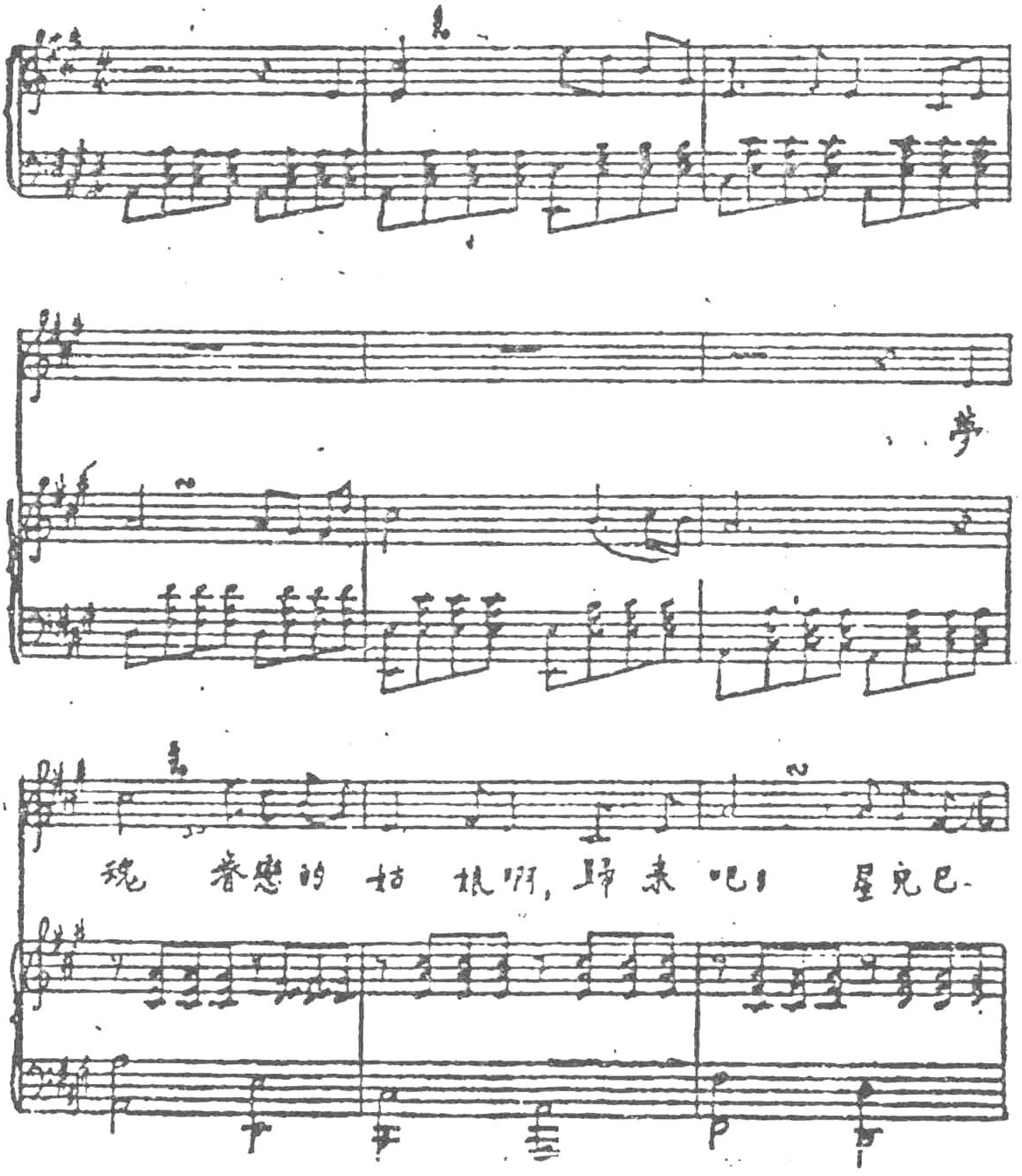
夢魂春戀的姑娘啊，
歸來吧！星兒已經隱了。
讓我倆盡情熱烈的吻啊！
莫輕輕滑過了青春！
二月的花，正濃濃地醞泄馥郁的芬芳呢！

——在長沙——


經 隱 了. 讓 我倆盡情熱烈的吻,
啊!莫輕輕滑過青 春! 二 月的花……………正 濃濃
地 釀 泄馥郁的芬芳 呢!

二 月 的 夜

殺綸作歌，湘光作曲。



現代音樂叢刊第一種

小學校音樂集

錢君匋 陳嘯空 合著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本書含歌曲四十首，均用五線正譜。曲調高尚，歌詞淺顯，趣味豐富，極合小學校音樂唱歌之用。書後附有簡譜，以便未識正譜者之閱讀、並承豐子愷先生作成漫畫多幅，插入書中，更添小學生無窮興趣，全書用最上等厚紙鋅板精印，大六開本八十餘頁，裝訂印刷，均非常美麗，實價大洋八角。

上海寶山路

開明書店

一阿爾伯氏的自由戀愛論（續）

吳友三 巴黎寄稿

四　娼妓問題

每天晚上，在工廠商店公司及其他機關的門口，看那許多青年的男子，工畢回去，就可以知道，非有許多女子，在那裏等他們不可了。在現在的社會裏，有錢人握有大家底生命權，大多數都是奴隸，什麽都要賣給別人，沒有自由，沒有人格，也沒有空閒的時間。天天只顧麽那麪包問題，那裏還有空工夫去細細思索那人生的大問題呢？而戀愛就是這人生大問題中的一個。一個自由人知道那肉慾的要求，包含一個最重要的精神方面的問題——戀愛問題。但是一個金錢的奴隸，機工的奴隸，那裏會知道呢！

但是，卽是知道，又有什麽用。單單希望戀愛，希望有個誠懇純潔的戀愛，是不夠的。還要有金錢。因爲在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什麽事都要金錢去買——便是愛情。一個女人，要養活她，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將來怕有小孩……

解決這個困難的問題，只有娼妓。

現社會是金錢世界，人類一切活動，可以用兩個字包括，買與賣，兩性關係，當然也逃不出這個範圍。大多數人，既然天天辛苦貧乏，只有用嫖妓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的性的問題。最可怕的，需要日多，供給也天天增加，娼妓數增加的速率，實在令人可怕。

以巴黎一城內，公娼私娼，在一八六五年僅有六萬，十年後在一八七五年增至十二萬，二十年後，在一八七七年，增至三十萬，三十年後，到了現在，又經了歐洲這次大戰，道德程度更加低落，數目一定更加可怕。在一切別的大都市裏，情形完全一樣。幾乎無論什麼地方，娼妓的增加，速於人口。

娼妓的起源，是很不易明白指出的。有時候，似乎因爲宗教的關係，有些民族，少女在未嫁以前，得有性的自由，也是娼妓的起因。但是無論如何，在很遠的古代，已經有婦女賣錢了。在古希臘及古羅馬，已經有許多高等妓女，專供富人的玩弄。

到了現在，這種高等妓女，已經佔少數，只是爲了少數有錢的人。資本制度，工錢制度，漸漸發達，於是那娼妓由奢侈的玩物，也變爲有用的商品。在古代，這種下流的娼妓，當然已有，但是佔少數，在中世紀似乎僅供學生及兵士應用，到了現在需要更般更廣，於是這種粗劣醜陋的妓女，遂到處皆是了。

從女子方面去觀察娼妓問題，現社會的罪惡更大。資本制度，使大多數受經濟的壓迫，迫男子去買淫，迫女子去賣淫，制度不改革，這個可恥的商業，皮肉的買賣，也永遠不會消滅的。

靠自己的勞力維持生活，對於一個男子，已經是非常的困難，對於女子，簡直是不可能的。女工的工錢，總是少於男子。現在的社會制度，是迫她們非去賣淫不可。

有人也許要問，同是窮困，爲什麼有的能夠忍耐，有的非去賣淫不可呢？那非常的德性，是不能算數的。統計告訴我們，最容易變成娼妓的女子，就是最窮苦的。娼妓的以前職業，以女傭佔第一位，次洗衣婦，縫工，及賣花女。女傭是最靠不住的職業，是最易陷入貧窮的慘境的女子。洗衣婦是女子職業中最不要手藝的，工錢又是最少。

而且是在最困難的時期，最貧乏的時刻，變爲娼妓數目最多。失業的婦女，以及有小孩的女子，最易當娼——因爲貧窮。

忍餓呢？還是忍辱？許許多多平民的女子，在這樣地自問着。現社會的慘酷，也達到極點了！

也許有人說妓女都是好淫的。其實做個給任何人都能應用的機器，又有什麼樂趣可言呢！

也許有人說妓女都是懶的。現社會使孱弱的女子，做十小時左右的工，從小至老，天天辛苦，自己不害羞，那裏還好意思去賣人。

也許有人，說妓女都是愛裝飾愛奢侈的。但是修飾自己，使自己變成美麗，不是女性應有的責任，應有的需要嗎？而且我們看見有些大家閨秀，有錢的太太，裝飾品底價值，等於許多人終歲的麵包，她們才眞是卑賤，眞是可惡咧！愛裝飾本是爲了求愛情，但是爲了求愛情，卻有許多女子，不得不去做個

不配講愛情的人——可惡的，是現社會，不是現社會的犧牲者啊。

這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官廳，政府與妓女是很有關係的。官廳用了法律及警察的力量，盡力去提倡賣淫制度，使公娼的數目，日漸增多。本來現代政府唯一的職務，就是保護財產，但是少數人的財富，即是多數人的貧乏及辛苦。對於這許許多多無法養活妻子，無法發生戀愛的人，免得他們挺而走險，只有娼妓這個辦法。而且對於那許多貧苦無業的女子，這也是一個職業，也是一個謀生之路。政府當然應該盡力維持了！

無論什麼時代，無論是在那一國，官廳對於娼妓，總是加以承認，加以管理；有時爲了顧面子，不得不略加禁止，實際上是毫無影響。到了現在，工錢制度發達以後，妓女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更加重要，於是官廳管理她們的辦法，也更加進步了。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妓女是必需品，是不可少的用具。沒有了她們，社會會立刻大起恐慌。官廳維持妓女的真正原因，就在這汙點上，其他種種理由，都不過是用來粉飾這個汙點，騙騙人民罷了。以法國論，警察用盡方法，去迫少女當公娼。自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六年，這種不顧人道的行爲，是那樣的多，揭出以後，竟使警察總監及內部部總長，會都免職。但是在平時，這種慘事，是無時無地不有的，不過報紙沒有登載，大家都不注意罷了。

雖然有點地方，因爲輿論的攻擊，娼妓略略減少，但是我們可以大膽下個結論，現社會如果不改

遊，娼妓是永遠不會消滅的。現社會是在金錢支配之下，使大多數人無經濟的自由，無精神的自由，當然使男子不能而且不肯去求個高尚的性的生活，使女子不得不去賣皮肉了！

五　結婚與戀愛

在現社會裏，結婚與戀愛，決不是一件事。這裏所指的結婚，當然不是那理想的兩性結合，有愛情的結合，而是指歷史的結婚以及現在的結婚，被法律習慣所承認的那種形式的結婚。大家切不要把那理想的一夫一妻制，自然的而且自由同意的，與那人爲的強制的結婚制度混合了。只有戀愛，才能使人在性的結合裏，保持人格，社會對於一般人的結婚，認爲是正當的，這是一個錯誤，一個成見。

戀愛是不能離了平等的。沒有平等，便沒有愛情可言。便是以前是不平等，但是發生了戀愛，兩方面底觀察，完全不同，也覺得彼此平等了。但是在現在，結婚便是使兩方面，永不平等，使女子永遠做男子的奴隸。

戀愛是需要自由的。戀愛是自由地，自然地把自己獻給別人，同時當然也要有拒絕離棄底自由。但是現在的法律及習慣，對於夫妻的離異，認爲一件醜事，一個罪惡。如果在形式的家庭以外，發生了戀愛，更爲社會所不齒，所虐待。

這却不是一件值得驚奇的事呵！家庭的起源，是爲了財產，爲了得個真正父系的子孫，承繼遺產。

妻子如果與丈夫以外的人發生結合，她的丈夫，她的主人，當然有權責罰她了。法律既是保護財產的，對於結婚，當然只立在金錢的眼光上去觀察，至於兩性的精神方面的關係，當然絕對不會顧及了。

而且兒女，不是與牛馬犬豕一樣，同是父親的財產嗎？父親當然有權把他的女兒，任意出賣，任意給人。便是現在最新的法律，兒女結婚，也還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我們不見得比野蠻人高明許多啊！

實際上，現在大多數的結婚，不過是一種金錢的買賣。在古時候，一個男子，帶了一點身價，送給女子底的父親，就可以把女子買去。現在形式上雖然不同，但是除了多用許多粉飾與曲折外，又有什麼兩樣呢？

現在的結婚，時常為了金錢，對於身體方面精神方面的不便，完全不管。在有產階級裏，這簡直是一種正式的商業。運氣好的，非但可以增加一個人的資本，即是原來沒有的，也可以忽然得到。便是在被壓迫階級裏，幾間破房子，一點小積蓄，已經很可以做買賣了。

在這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對於人人，金錢即是生命，一切念頭，一切力量，都用在賺錢上面，便是兩性關係，又怎能不受牠的影響呢？

現社會的惡制度，又使許多人的結婚，完全是偶然結合，毫無選擇。我們知道，一般人結婚的年齡，越過越大，這全是因為謀生越過越難的緣故。在這未結婚前，這些青年在男子方面，有的狂嫖日漸墮落；有的竭力忍耐，希望將來可以有個比較高尚的結合。對於這種比較純潔的人，那許多年寂寞孤苦

的生活（性慾太強，忍耐不便的時候，也忍痛去幹幾次齷齪的勾當）是非常的難堪，非常的痛苦的。

這些青年年齡增高，性慾日漸強烈，又漸漸想要小孩，希望有個家庭，怕過那單獨不定的獨力生活，到了這種時候，實在是再也忍耐不住了。也許薪水略有增加，足以勉強維持妻小，在這個時候，無論如何，要立刻結婚——他們遂結婚了，偶然冒昧，毫無選擇。在年紀較輕的時候，也許有過幾次戀愛的機會，但是因為生活困難，只好錯過。現在呢？與他結合的，不是一個愛人了——不過是個女性，一個法律承認的娼妓妾媵，運氣好的，至多是個管家婦，一個「燒飯的」。

在女子方面，也是一樣。她們是要男子擔負的，所以時時刻刻盼望有個顧客來把她拿去。她們也是有性慾要求的，但是沒有男妓，供她們應用。所以對於結婚，希望得更殷。一有機會，立刻就冒昧答應，對於以後的結果，如何，是不問的。她們結婚時，是不問與「誰」結合，也不問是「怎樣」結合的。

大家也似乎都明白，戀愛與結婚，是兩件毫無關係的事。戀愛是在結婚前，結婚後偶然遇到一個快樂，一個奢侈品，是在結婚以外的。有許多人，竟把結婚與戀愛，當做是水與火，晝與夜那樣不能並容的東西。在那代表社會風俗的文學裏，也可以看出。有幾位小說家，肯去描寫已婚夫婦的愛情呢？

結婚也是與娼妓一樣，同是汙辱戀愛，反對戀愛的辦法。現社會一般人，對於這兩件事的觀念，雖然大大地不同，但是除了表面以外，實際上簡直一樣。娼妓這事，令人悲憤的地方，是使女子不得不去出賣她們的身體，使男子不得不去玷汙他們的身體。在結婚時，有時是互相買賣，互相欺騙。結婚後如

果夫妻不睦，更時常發生悲劇，這兩件事，同是戀愛的禍害，同是一個以金錢爲基礎的社會的產物。法國大小說家巴爾扎克(Balzac)的話是一點不錯的：

「你咒罵那些可憐的東西，爲了幾個錢，把自己身體賣給一個過路的男子——因爲飢餓及不得已，而幹這種臨時的結合，還可原諒；同時對於那一個潔白羞怯的少女，與一個沒有看見多次面的男子的倉卒冒昧的結合，本是比妓女行爲更爲可怕，但是社會却加以容忍，加以獎勵；這個少女也是被賣了，終生被賣了。所不同的，不是是身價高點罷了！」

小河

燕燕

幽久的黃昏裏，
在那小河之旁，
我倆在柳的蔭下棲踪，
那小河淙淙的訴着。
宛如訴着結婚之夜
留下難忘的痕跡，

我吻她頭上的花球，
外面正悄悄的下雪。
幽久的黃昏裏，
那小河淙淙的訴着，
（往事默默的踏上心來。）
訴得我倆雙雙低泣。

非戀愛與戀愛貞操

劍波

我不幸我自己對於性的主張，會被廝熟的而且較了解我的謙弟所誤會，加上我一個「戀愛貞操新論者」的頭銜，當我見着他的原作時，正在病中，所以只寫了一點「壁退」的意見，然而我總想有機會再來說說。人的思想是進步的，我不能說我從前的意見沒有不對的地方。恰好，在新文化月刊上，謙弟的「駁「戀愛論」」列了出來，惹起了晏始先生在新女性六月號又做了一篇反駁的大文。這兩個問題實在是值得把各個人的不同意見都說出來評論一下，不可以謙弟是人微言輕而忽視。我是不學無術的，尤其是對於性的問題；然而因爲謙弟的意見是和我有大部分的相同（有許多說似不同的地方，都只是詞句間的偶然誤解；）而且謙弟在積極方面的「性交自由」主張，也是我素所提倡的，故不能不再來饒舌。（我恰從南京間來，隨用書籍仍未運到，有許多地方，只能憑記憶，諒之再以後文中所用性交自由，自由性交都是同意的。）

（一）

先討論戀愛之存廢，才可以講到戀愛的貞操，今請以謙弟及晏始君對於「非戀愛」的意見爲論

料。爲文字的修飾和少廢話起見，請先論謙弟非戀愛的幾大理由。——他是分作三項來說的。

「第一項」他根據靈肉一致的戀愛論來反對。因爲靈肉一致論者「相信兩性的結合不僅是在滿足性慾的要求，還要性慾的精神化。他們並不反對性交，而積極的主張戀愛是由性慾產生的，然而他們總說戀愛乃精神化的性慾（米田庄），是把那人生中一切無窮複雜的變化散給人們的偉大的人格戀愛，不是那變化的卑小的性慾戀愛（愛倫凱）；一切人類愛之泉源，都在性慾之事實；有夫婦愛而後有親子愛，有人類愛——人類之社會生活，道德生活，於是完成（廚川白村）。關於這些界說，我覺得，無性慾就無戀愛的結論是對的；若說，無戀愛則無一切愛，則未免過於誇大，而且只看到「一邊了。——這是戀愛至上論者。謙弟反對的理由和論證，（一）根據了程浩的人類性生活所說「性慾成立之原理」而證明性慾的成立是「基於人類生理一方面受了外圍的刺激，他便是一種適當的反應」，因此，他反對「未經過中樞神經的戀愛便不是戀愛」的論調，並且說在性慾成立原理中，看不出「靈」在那裏。我說這是對的。爲閱者明了起見，也照抄了程浩的表在下面：

性慾成立之原理
- 內分泌關係
- 神經關係
  - 腦經色情中樞自家作用
  - 別經色情中樞被動作用
    - 眼的刺激（視覺）
    - 耳的刺激（聽覺）
    - 觸覺龜頭或陰核的刺激
    - 特殊部分的皮膚刺激
    - 性的環境

在郭任遠的人類的行爲上行爲的生理章也說：「這種液腺（色腺）的活動爲發生色慾的重要刺激，割勢的人沒有色慾，可見他和色慾的關係之重要了。色腺裏面有來特細胞（Leydig Cell），來特細胞所分泌的液質是雌雄的副特性（Secondary Sex Characteristic）的發達的主要原因；割去這種細胞的動物，一切雌雄的特性皆不發達；又若把雌雄的色腺互相移植，則雌者發生雄性，雄者發生雌性，而一切羽毛的顏色及身體的發達也雌雄顛倒。」（本書一四三頁，又參閱威爾 John B. Watson 行爲主義的心理學一八一頁）這實在可以證明性慾純屬於生理的物的關係，而沒有絲毫「靈」的存在，便是一切因性的環境而感受刺激的也要靠生理的關係，不可解的「靈」，不能在無物質的空間存在，這是不能否認的。所以謙弟說，就是靠到性慾昇華作用或者什麼化，都應該不戕賊生理的自然，當然是對的。但這都與反對靈肉一致戀愛論沒有多大關係，因爲他們也贊成無性慾即無戀愛，也反對戕賊生理要求的禁慾主張。復次謙弟說：「男女兩性有所謂愛的關係，並不是基於性，只是兩性在社會中生活的「人和人間的環境所促成的現象」，這正是男性與男性，女性與女性間的相愛（？）的現象是一樣的。」這一節，我感覺到有一點模糊。若說是男女兩性有所謂愛的關係，並不是基於性，即是說，與男女二者間由生理要求的性慾無關嗎？那麼便是否認了前面「無性慾即無戀愛」的原則，而且也好似把性慾和戀愛分開成各不相關的東西，那麼，戀愛又是個什麼東西呢？心靈的現象嗎？我想謙弟總不出此，我覺得，謙弟是爲了想完成「自由性交」的理論，所以便想把二者分成無關係的東

西一方面爲要滿足性慾的要求，便主張「自由性交」把戀愛（因爲有下面他的幾項關乎社會方面的理由）消滅，而代替以純粹的「人類愛」。我和謙弟一樣是安那其主義者，是唯物論者，是主張性交自由者，是倡「人類愛」者，然而在這一點却不敢同意。我以爲此間須得把論點分淸楚，第一，便是在客觀的事實上問性與戀愛究竟有無關係？第二，便是在主觀的目的上問是否要主張廢除男女兩性的戀愛而代之（A）性交自由（B）人類愛，二者又是有連帶關係的。

第一，我承認性與戀愛是有關係的。謙弟把此處的性字未加註解，使我難於着手。不知他是說的男女性別呢？抑是性慾？若是前者，則所云戀愛既已別於人類愛，親子愛，而指定是男女愛，那已不成問題。若是後者，則我認爲有關係，即是無性慾即無戀愛。且聽我的論證：從前說，我們知道性慾的成立，純屬於生理的關係。男女的不同，便因爲性生理（包括性器官色原質言）的不同。男女間的生理如全相同，則自無男女，自無性慾，其生殖繁衍或者要學原生動物的細胞分裂出芽……的辦法。無性慾則當然無男女的戀愛，今人類既有男女兩性對立的個體，又有性慾，則男女間的戀愛，謙弟謂爲無性的關係，則非我之淺見所能解。反之，若謙弟謂性慾可不必基於戀愛，即沒有戀愛亦可與性慾，這到是可能的。我不是固執的認定一定要使「戀愛」存在，我是在論有無這種事實。然而事實上，男女兩性所謂愛的關係（即戀愛），除了「人和人間的環境所促成的生活現象」之外，還有基於性（性差別及性慾）的關係存在。我以爲一種事實的廢除，要看他是否人爲的制度文化……。性慾是可以決定人的事實——

生理關係，而不是由人決定的。（雖然也可以有人爲的壓抑，然而是非正的。）由性慾而來的戀愛這種事實也實在不是一種制度文化：：，假如承認要廢除他，不知道有什麼良法？關於這項的是非如何，下面再講。謙弟又說：「若說男女間的愛，是基於性的慾和性交的預期，那簡直是要人類爲性的崇拜者，換言之，便是「生殖器的崇拜者，」亦即是同性戀之鼓吹論者；（這因爲同性間也有性慾的要求，雖然這是性慾的變態（？）然而却是性慾的要求）在事實上看來，戀愛與友愛或人類愛只是同一的名詞而異寫。」我在謙弟眼中看來，一定是不懂得什麼是性慾？什麼是戀愛？然而爲了不懂，所以不能不請教。我根據謙弟自己的話，「戀愛外圍的條件，純是基於人之生理的一方面」，而性慾便是因「人類生理一方面受了外圍的刺激，他便是一種適當反應。」他具有：一，性的環境的刺載，二，內分泌作用。然二者之來，必基於男女生理構造之因性的差別而有所作用。那末，男女間的愛（戀愛）是不會和性慾分離的，男女間的愛除了「在社會中生活的人和人間的環境所促成的現象（休戚關係）」而外，還有基於性慾和性交這回事。假如不能從事實把我這見解駁倒，那麼便說我是「生殖器的崇拜者」也不整退而承認，但說「亦即是」同性戀之鼓吹者，則只覺得這「亦即是」三字，大有類於某黨之「就是……就是……」的論理，我可不服。原性慾之作用，不僅如一般人之祇同滿足肉的快感，而更有繁衍後嗣之一義，這便是生物學上的生殖（Reproduction）。要生殖，男性與男性，女性與女性，是不行的，因此，則同性愛雖有性慾的要求，然而只是屬於滿足肉的快感一方面，失掉了生殖的意義；當

然是性慾的變態。那末，謙弟不能便以「同性戀之鼓吹論者」的頭銜加於我了。

（二）．

「第二項」是謙弟給持續戀愛論者的一個襲擊。持續戀愛論者以「一切的愛是由於性愛而擴充的」論斷，我也是非常反對的。他引克魯泡特金在互助論中所述「動物的互助」許多例子，謂那些只是「他們相互間的「經濟的休戚相關，或者共同生活的現象」但此不能說是由於愛親愛兒甚至於男女戀愛所擴充的，然而這也不能因此而反對或否認男女間的戀愛，而只能說人類愛不是由戀愛擴充而來。再請看他以下的理由：

他引米田庄太郎的話說：「所以熱心戀愛的人，目中無親，無友，無國家，無人類；甚有以自己與自己心愛的人就足以盡其全世界的。……戀愛與人間愛中之人類愛或博愛，立於正反對的地位。」他又在戀愛貞操新論末尾中也聲明「我反對戀愛的理由，認定戀愛是反社會的，而且是資本制度下的環境特有的。戀愛的本身便是佔有的，她具有豐富的拒他性。」章錫琛君以為米田氏的主張是至少是「過分的誇張。」在事實上，我們很難尋到像這樣的戀愛者。即有，也決不敢認為戀愛的極則，戀愛的模範者。」我常想做一篇短文，說明戀愛生活的正當方式，但總未下筆。我以為米田氏所說的這種態度的人，不是沒有，——或許，他具有十足的這種態度，然而却不敢（也不能）照量的作為出來。然而便承認有，也不能舉此而認為戀愛的極則。謙弟謂「生物的所謂戀愛事實，只是生物在共同生活

的某種環境之下，偶然或必然發生的一種生活慾求的現象，簡直說不到什麼愛更說不到什麼性愛。」我以爲除了讓弟所說。還要加上由性慾的兩層意義（生殖和生理上的要求滿足）一項理由才能充足。晏始君在「非戀愛論的又一派」文中駁讓弟此節的理由，我却不大懂得，他是主張人類愛有什麼心理的根據的，然而我對於他的行文究竟不大了解。

再讓弟引丘淺次郎在生物學上的話，我不懂日文，當然未讀過，也無法尋得譯文。據他所引的話和他的駁詞，我是全同意的。實在暴力式的戀愛，不應該使之在人間顯現，然而在這資本制度之下的戀愛，却不能盡免。誠如柏柏爾所言，現今實在是在實行亂交。章錫琛先生在這裏沒有表示他的意見，但晏始君却指讓弟不贊同人類去學昆蟲及獸類的暴力式的戀愛，而一方面又批評戀愛論者主張人類應當和其他生物的性生活有區別的不是，謂之極大的矛盾。我認爲這是晏始君沒有看懂讓弟的文理。讓弟說，人類的性生活和生物的性生活都是「生物生存的一種生活現象」——共生的「經濟的休戚相關」和「共生的環境」事實（據我前述的意見是不敢苟同的），中間沒有什麼差異，在我亦以爲人類與生物的性生活，基本上沒有區別，都是由性慾而出發的。這樣看來，則此屬於性生活之基本的原則，而昆蟲或獸類之暴力式戀愛，乃是性生活之一種方式，即是如讓弟的主張，亦無矛盾之可言，何有於「極大」的矛盾？晏始君謂：『按照事實說，人類和其他生物的性生活，的確有極大的區別。最顯明的一例，就是其他生物往往一生中或一年中極短期的性生活，而人類却是從青年到老

年的極長期的歲月中，永久繼續着性的生活的。』這個例子不能有充足的理由。要知道二者之不同，不是因「性生活」的根本差異而決定，乃是被決定於二者生活的環境或「社會」之各異。人類的「百年偕老」的性生活，老實說，還不能認爲是「人類性生活普遍的定則。」因環境的關係，因相愛的變遷而中斷的不少，這在基本的性質上，是和生物只是量的不同，而無質的殊異。並且這種「百年偕老」的生活，也只是在某一定時期中，或某一定地區內，或一定的社會制度之下的現實，要始君能說是在各時間各空間各社會制度之下都必然是這樣麼？

（三）

『第三項』謙弟目之爲戀愛神聖論。好了，謙弟在引過了愛倫凱和與謝野晶子的主張之後說道：『事實上是這樣的，兩性的性生活之滿足，只在於兩性生理一方面，並沒有什麼心理之可言。』這點不知謙弟是否以心理爲戀愛的（一般人說的）精神現象？我以爲男女間是有戀愛關係存在的，戀愛關係的基礎是性慾。一切的氤氳旖旎（我找不到相當可以包括的詞，）人們目爲精神現象的，只是附加的或穿的外衣，或者是一種衍續的技巧，實在脫去了這些，只是赤裸裸的男女兩個體因性慾的和生殖的要求爲一定時間內的結合，沒有什麼神祕之可言。

人們因爲社會上經濟制度的關係，決定了自己的行動的比較固定性，這一直自古代的游牧時代而後便漸漸的如是，而人們相習於此種生活方式已有幾千世代了。再則以後世禮教習俗法律的

關係，又與人類對於性生活上以一大限制，又習之久了。所以男女間的性關係便成爲法定的婚姻，與非法的強姦和姦種種。甚至於兩者都無機會滿足的，便頹落而爲手淫，雞姦，自戀等等。除了法定的形式以外是遭蔑視與壓迫的，故大多數人們都自願的，不得已的，或沿襲的如此又不知其幾千年了，這些這些，都是「百年偕老」的性生活的自來。能滿足的（即不滿足的，也限於禮教，）在此長時期相伴中，在工作以外的時期中；不能滿足而失敗的在悲恨中追思中，便慢慢閙出來許多人們叫做精神現象的把戲來；相沿既久，事例亦多，於是詩人哲學家或形而上的心理學家便爲之歌頌讚歎或穿鑿附會，便成了現今一班人認爲不受科學公律支配氤氳莫測的戀愛至上的精神現象。這些都是被決定的而不是人類或生物性生活的本質—所有。並且，有許多認爲神聖的精神現象，在社會制度一改變之後，是必然會自滅的。戀愛原來沒有什麼神聖！也許我的解說，還不大周詳，待有機會時再說罷。

然而謙弟想廢棄戀愛的理由仍然不充足。他問：「他們都以彼此的愛爲基礎而實行結婚了，但在生理方面，兩性得不到性的滿足，他們應當尊重性的自由嗎？抑或尊重人格的戀愛和戀愛的婚姻呢？我以爲這在我們安那其主義者和性交自由論者是不成問題的。因爲，我贊成了性交自由，也不能打倒戀愛；贊成了戀愛（不是什麼戀愛貞操，）也不會妨害到性交自由。

謙弟說：「我們應當知道兩性的關係，在性的關係只是性的關係，決不能夠說因性的關係而影響及兩性和其他的人與人間的關係；兩性的結合，兩性的愛慕，也倒可以如同性間一樣，不應當基於

性的關係上面。』他的意見是堅固的，總想把不必廢除的戀愛廢掉，而使人與人的關係，都是一樣的如同性一樣，而在性生活上只實行性交自由就夠了。我以爲這大可以不必。而且謙弟的「應當」與「不應當，」也只不過是這樣，而事實却還報他以一個「不會，」「不能。」

（四）

謙弟非戀愛的理由，我認爲較值得注意者，便是他在戀愛貞操論上說，『戀愛是反社會的，而且是資本制度下的環境特有的。戀愛本身便是佔有的，她具有豐富的拒他性。』然而可惜，他所定的罪都不是戀愛的正軌和本性，而只是戀愛的病象，是爲伴着財產私有制度而起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一種寂的形式。戀愛本質不是反社會的，也不是佔有的（她應該是 to give 而不是 to take）。佔有性或拒他性都是私有制度下的環境的特產。假如要乾脆的廢棄他，倒不如去糾正他，或努力消滅那決定他形成他的根源。因爲廢除他是絕對辦不到的，糾正他或者消滅他的病象到是可能。我們是不贊成用法律，禮教……去禁止（即禁止也是等於等，）你有什麼辦法呢？如個一對男女在某時期內他們愛好到比與其他的人還濃密（然而他却不恨別人，也不違反博愛的原則；）或有有幾個男女，他們相互間（自然有性的關係）的愛好又比與其他的人更濃密，你有什麼辦法呢？你不能使全人類的各個人相互間的愛像一根水平線的平齊，那麼只要戀愛是無妨於人間愛，無妨於性的發展便夠了，何必要法爲所不能，強爲所不必爲者？

錫琛先生以謙弟同時主張靈肉不必一致而謂「也可以說」與舊來的結婚觀念有共通之點，這也無異乎說安那其主義者主張打倒軍閥與國家主義者主張的打倒軍閥有共通之點了。其實他們在破壞方面理論的立脚點和積極方面的主張完全是相反的。晏始君謂：『禮教維持者把性交看做人生的義務，性交自由論者把性交看做肉感的滿足，其間好像有絕大的區別，然其蔑視人類的感情卻是一樣，這也是對於性交自由論的誤解。便據謙弟的解釋罷：『性交自由純全是根據兩性的生理與心理，並不為原始時代的亂交狀態含有强姦掠奪及放縱的意義的。所謂性交自由，純全是依據兩性的慾求而以不違反身心為原則。』（民衆十期性交自由與亂交）這不只是肉感的滿足，顯然可見。在我個人的意見，則是主張自由戀愛自由性交和自由母性的（幻洲第九期談性愛），更不能概括的說：『性交自由論者把性交看做肉感的滿足。』我預備另做一篇『性交自由論』的文章。

要之，我對於謙弟同志的大體主張是佩服的；但嫌他的理由還不能打破我的懷疑。我其實並不是站在戀愛一邊做辯護人，但在我的認識還未破碎之先，究竟不敢盲從。

（五）

掠過頭來再說戀愛貞操。我想，凡是一個性交自由論者定不會贊成貞操的，謙弟誤會了我的文意（抱歉我的文辭太拙了），所以把「戀愛貞操論者」的頭銜加我，而且我早已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繁頂壁退了。不過我今天所說的，是說我對於這個題旨的鄙見。

誠弟不承認戀愛與貞操有關係。我以爲守貞有兩層原因，一是爲禮教風俗法律……等的限制；二是爲了戀愛的關係。後者的對與不對是另一問題，然而在事實上是不少的。謂戀愛不基於貞操，這是千眞萬確；然而不能在事實上武斷二者中間沒有關係。

誠弟在D節戀愛貞操論與夫妻制度中說戀愛貞操論的人仍然相信夫妻制度。我以爲在事實上也不見得，主張戀愛貞操論者不一定贊同夫妻制度；反之，贊同夫妻制度者一定不會否認戀愛貞操，我在新女性十一月號的論文早已不在手邊了（不是託詞被M君拿去了，）所以也想不出當時說些什麼話，但據我致章錫琛先生函的聲明文中所引有一節如：『但假如有一對人，因爲自由合意，沒有任何一方想在行動上限制他，想在意志上強迫他，想在短時間或長時間內要保持貞操，我是尊重他的。因爲他們在個人方面方面是自由合意的；對社會方面是無損於別人和社會的。』我的話至今也不能認做在維護戀愛貞操。在我這句話中的貞操，是指自願不再與戀人以外的發生性交關係而言。因爲自由性交是要出於相互方面的同意，假如他或她是自願的如是，而又無損於別人或社會，又還有什麼理由說他是錯的？在章錫琛先生的意見，戀愛本身便是貞操，因爲戀愛本來是靈肉一致的；又說，性交必須以繫密的愛好爲原則。這兩個概念是有關聯的。但是，我終於到現在還不大懂得『靈』的眞實性；但以「性交必須以繫密的愛好爲原則，」到有點意見像常先生的主張，和文後所說「戀愛與性交一致也正是生活的藝術化的一種手段」我原是合手稱善，但是一定要有繫密的愛

好才能性交，也可不必，我也爲只要互相同意便足了。不懸了這個「要如是方好更好」也是可以的。

這一節只算是一個補白，而且也近於拉雜，太對不住閱者。而且本文中間一定有許多不對而爲我所不覺的地方，也望指正才是。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上海

嘉興戀歌

均正抄

（一）

梔子花開心裏香，掉頭頸搭大姑娘——大姑娘私情勿久長——三年兩年花花轎子扛仔去，好比三歲孩兒學喊娘。

（二）

隔條私情隔條河，手攀楊柳望情哥。情哥同我：「啥好仔個看？」「急水裏個鰟鮍（小魚名）勿敢望。」

（三）

一位姐姐立勒門口頭，兩片面孔紅稠稠。「你今年吃仔娘家幾個飯，明年同我一同走。」

文學週報社叢書

血痕

俄國阿志巴綏夫短篇小說集

鄭振鐸 魯迅 胡愈之 沈澤民 譯

本書含血痕，朝影，革命黨，醫生，巴莎杜麥諾夫，寧娜等六篇，是二十年前俄國革命時代的作品。其中血痕與朝影二篇，作者曾因此被俄國政府捉去，判處死刑，在這集子上所寫的，都可說是當時失敗的革命者留下的血跡。因了作者的超越的藝術手腕，使我們讀了時時可以感到心房的跳躍和眼前血花的飛濺；對於現在革命時代的青年，可說是一種興奮的強心劑，全書三百頁，用九十磅無光道林紙印成一厚冊，實價大洋捌角。

上海寶山路 開明書店 寶山里六十

不需要

俄國　柴霍甫作

趙景深譯

七月的一天晚上，六七點鐘光景，一羣避暑客人——大部分是一家之長——帶着皮包，紙夾以及婦人的帽盒，剛從赫爾珂夫小車站下車，向着消夏別墅走去。看起來他們都像又倦又餓，不大舒服；在他們的眼裏，好像太陽無光，青草不綠。

這一羣人中，有一位賽金，身材高大微帶駝背，穿了一件不值錢的花棉衣，破舊的帽子上還有一個帽章，表明他也是社會上的人物。他走得面紅氣喘，眉宇間隱隱帶着憂鬱的神情。

一位穿藍黃色褲子的避暑客人問他：『你先生是每天到消夏別墅裏來麼？』

賽金帶着悲慘的樣子答道：『不是每天，我的妻和兒子是在此間長住的，我每星期只來兩三次。我沒有閒暇每天到這裏來；再則，費錢也太多。』

穿藍黃褲的人嘆道：『你說的很對；實在太費錢了。從城裏到車站，你不能說是走路，總得坐馬車。還有，車票就要四十二個戈比；你在路上總要買份報看看，甚至於還要喝一杯伏加酒。這還是小花費；

不値得提起的，但是，日用可了不得，可以花到兩百盧布。固然，欣賞自然確是値幾個錢——我也不爭辯……牧歌和其餘的一切；不過我們所得的薪水，就連一個小錢都應該打算打算的。你只要浪費半個戈比，就應該整夜的不能熟睡……我的收入是，我親愛的先生——我還不會請教你的大名——我的收入是將近兩千盧布一年。我是文官，我只吸二等烟。我不枉費一個盧布去買維契汽水，因爲醫生說是這種水裏含有礦石。」

沈默了一會，賽金說：「討厭得很，我說，先生，暑假是製造惡鬼和婦人的。怨毒使得惡鬼活動，輕浮使得婦人活動。這簡直不是生活；這是作苦工，下地獄。天氣又極熱，使得你氣都透不過來。你跑來跑去，好似喪魂失魄的人，我不着安身之地。在城裏沒有傢俱，沒有僕人……一切都搬到別墅裏來了！喫東西只好有什麼喫什麼，喝茶沒有人替你燒，洗衣服自己又不會；你到鄉間來，要想欣賞自然，就不能不冒着沙塵，在太陽底下走……唉！你結過婚了麼？」

甕黃歎息道：「已經有了……三個小孩了！」

「這眞討厭。……最奇怪的，我們都還能夠活着。」

終於避暑客人達到他們的目的地。賽金和甕黃告別了，獨自向自家的別墅走去。他看見房裏是死一樣的沈寂。他只聽見嗡嗡的蚊子發命中註定該給蜘蛛喫掉的蒼蠅求救聲，此外便什麼也聽不見。窗前垂下了紗幔，隱約映出窗臺上紅色的殘花。在未加油漆的木板上，油費風的石板瓷旁邊，幾

個衿蝸在打瞌睡，過道，廚房以及餐室連鬼影子都找不到。在會客廳裏賽金綫看見一個人，是他六歲的兒子皮亞，皮亞正坐在桌前，下唇突出，聚精會神的，把撲克牌裏紅寶石的武士剪了下來。

小孩頭也不回的說：「啊，爸爸，原來是你來了。晚安！」

「晚安。……媽媽呢？」，

「媽媽麼？她同瑪爾伽練習戲劇去了。後天他們就要開演。他們要我也做一個小演員……你也去表演麼？」

「哼！……媽媽幾時回來？」

「她說是晚上回來。」

「蘭特亞呢？」

「媽媽帶蘭特亞去幫她化粧，亞荀尼拉跑到林中採菌子去了。爸爸，為什麼蚊子咬了人，他的肚皮就紅了起來呢？」

「我不知道。……因為他們吸血。這樣說來，難道家裏就沒有一個人麼？」

「沒有，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賽金綫坐在安樂椅裏，對着窗子呆望了一會。

他問：「誰替我們預備午餐呢？」

『爸爸他們今天的午餐，一點也沒有預備。媽媽以為你今天不來，所以便不曾吩咐預備午餐。她預備同朔爾伽在練習戲劇的地方用午餐。』

『阿，好；那麼，你喫什麼呢？』

『我還有點牛奶。他們買六個戈比的牛奶給我。爸爸，為什麼蚊子要吸血呢？』

賽金忽然感到有一樣很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肺上，開始在咬他的肺。他很憂傷，不住的發抖，氣啦得說不出話來；他想跳起腳來，他想打爛一樣東西，他想狂喊幾聲，洩一洩氣；但是以後想起醫生會對他說過，不能發脾氣，所以他就想竭力把憤怒壓止下去，唱了一個歌。

他聽見皮亞問他：『爸爸，你會演戲麼？』

賽金怒道：『不要傻問！一問就沒有個完。你已經六歲了，蠢得就和三歲一樣……傻孩子！……比方，你為什麼好好的一副撲克牌，把牠剪得稀爛？好大的膽子！』

皮亞回頭不睬的說：『牌也不是你的，是蘭特亞給我的。』

賽金愈加氣了，連聲說：『你說謊，你說謊，好大的膽子！你總是說謊！你這小鬼；我要結結實實的捶你一頓！』

皮亞嚇了一跳，擡起頭來，不轉睛的看看他父親氣紅了的臉。他那雙亮晶晶的眼睛眨呀眨的；慢慢的有些濕了起來，面部逐漸的改變，抽噎了一陣，突然哇的一聲哭了。

皮亞帶哭帶說：『你爲什麼要駡我？你爲什麼惡狠狠的？我又沒有干犯你，我又不頑皮；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你還是要發脾氣！你爲什麼要駡我？』

賽金聽他哭得傷心，心裏就軟了。他想：『是的，我爲什麼要拿他來出氣呢？』於是他撫着兒子的肩說：『皮亞，我錯怪了你。……你很乖的，你是聽話的，我喜歡你。』

皮亞一面拿袖子揩眼淚，一面嘆息了一聲，坐在原處又去剪王后了。賽金跑到他自己房裏。他倒在沙發上，伸直了身體，手擱在腦後，陷入了沈思。小孩的眼淚溶化了他的怒氣，逐漸他肺上的重壓減輕起來。他除去疲倦和饑餓，什麼都不覺得了。

他聽見門那邊的聲音說：『爸爸，我把我採集的昆蟲給你看好麼？』

『好，拿得來。』

皮亞跑到書房，遞給他爸爸一隻綠色的長盒子。賽金一拿起這盒子，便聽見盒子裏一種失望的鳴聲和爪子在盒邊抓爬的聲音。他打開蓋一看，但見蝴蝶，甲蟲，蚱蜢，蒼蠅，一大堆蟲子都用針插住，安在盒底。除去兩三隻蝴蝶以外，全都還活着，動着。

皮亞驚訝的說：『怎麼蚱蜢還是活的！我昨天早晨捉得來的，牠居然還沒有死！』

『誰敎你用針這樣插的？』

『姆麗伽』

賽金討厭起來，他說：『婀爾伽也應該這樣用針把她自己插了起來！拿開拿開！殘害動物是可恥的事。』

皮亞走出時，他想：『我的天哪！他怎麼被人家教得這樣可怕！』

賽金想到他兒子的將來，便把一切思想撇開，連疲倦和饑餓都忘記了。那時外面的燈光逐漸微弱……他能聽見避暑客人夜浴歸來的脚步聲。有一個人停在餐室打開了的窗前喊道：『你要菌子，麽？』聽聽沒有人答應，便赤着脚緩緩的走進去了……終於天色漸暗，紗幔後紅花的輪廓已逐漸模糊，只嗅得着晚間的香氣。這時過道的門大聲的打開，突然有急促的脚步聲，談話聲，歡笑聲……

皮亞嬌聲喊道：『媽媽！』

賽金從書房裏看出去，看見他的妻絲蒂帕羅芙娜，和平時一樣的健康。他又看見婀爾伽同她一起。婀爾伽是個無聊的婦人，頭髮很好，可惜臉上的斑點太多了。此外同來的還有兩個不相識的男子：一個是細瘦的青年，一頭捲毛的紅髮；一個是矮小的身材，剛修過面，好像優伶一樣。

『瑪特亞！預備茶！』絲蒂帕羅芙娜說話時裙裾綷縩的響着，『我聽說賽金回來了。賽金，你在哪裏？晚安，賽金！』她說時急忙跑到書房，『你果真來了。我很歡喜……兩個愛美戲劇家同到我家裏來了。……來來，我替你介紹。……這位高的是珂羅邁司諾夫。……他歌唱得極好；這位矮的……是史邁克諾夫；他是個眞戲劇家……他背誦得極好。啊，我疲倦極了！方纔我們練習了一次……演得很不錯。

我們演的是帶有喇叭的客人和等待他……後天就要正式開演了！……」

賽金問「你爲什麽領他們來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好人兒！用過茶後我們又要練習戲劇，還要唱一點……我同珂羅邁司諾夫合唱一個二聲曲……阿，阿，我幾乎忘了！乖乖，你差蘭特亞去買點沙丁魚，伏加酒，牛油和別的東西來。我們該請他們用晚餐……阿，我疲倦極了！」

「唔！我沒有餓。」

「好人兒！一定要買的！難爲情得很！你不要坍我的臺！」

半點鐘之後，蘭特亞上街買伏加酒之類去了；賽金喝過茶，喫過麵包，跑到臥室，倒上牀就睡。這時綠蒂帕羅芙娜和她的客人，大聲的說笑，練習起戲劇來。賽金聽了很久珂羅邁司諾夫用鼻音背誦，史邁克諾夫學着舞臺上的語調……練習完畢，大家又暢談起來，間雜着婀爾伽高聲的大笑。所謂眞戲劇家史邁克諾夫講解劇情講得很流暢，又很熱心。……

跟着就是二聲曲，曲終便是磁器相碰的聲音……賽金精神困頓，彷彿又聽得他們請求史邁克諾夫唱犯罪的婦人，聽完還要他重唱，他只得另外又唱了一個。他嘆氣，打自己的胸，哭泣，放聲大笑：……賽金蹺伏着，將頭縮到被褥裏，不願再聽。

一點鐘以後，他聽見綠蒂帕羅芙娜的聲音：「路太遠，天又黑，回去不大方便。你在這裏住夜不好

麽？珂羅邁諾夫可以睡在會客廳的沙發上。你，史邁克諾夫睡在皮亞的牀上好了……我可以把皮亞放在我丈夫的書房裏……真的，不要走了！』

終於打了兩點，一切聲音都停歇了，臥室的門打了開來，綠蒂帕羅芙娜進來了。

她低聲說：『賽金，你睡了麽？』

『不曾睡熟。怎的？』

『乖乖，到書房裏睡沙發去。我預備讓喇爾伽住在這裏，睡在你的牀上。親愛的，出去罷！我本想讓她睡在書房裏的，但她一個人睡有點害怕……起來罷！』

賽金披起搭衣，拿了枕頭，困倦的摸到書房裏去了……覺得已經到了沙發跟前，便燃了一枝蠟燭，看見皮亞睡在沙發上。這小孩不曾睡熟，看見火柴，張大了眼，他問：

『爸爸，孩子晚上爲什麽不睡覺？』

『因爲……因爲……你和我都是人家所不需要的，……因之我們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了。』

『爸爸爲什麽喇爾伽臉上有斑點呢？』

『閉嘴！我最討厭人多講話！』

賽金想了一會，穿起了衣，跑到街上，舒一舒氣……他看着灰色的破曉，停滯的白雲，聽着水雞佬慫的鳴聲，便夢想明天回城，可以在牀上多睡一些時，以補今日之不足……忽然在轉角處看見一個

人。

娑金心想：『一定是個衛兵。』

但走近身邊一看，卻彼此認識了，原來那人就是穿蠶黃褲的避暑客人。

娑金問：『你還不會睡麼？』

蠶黃褲答道：『不會，我睡不熟。我在欣賞自然……你也在這裏，好極了。我的岳母今天夜車到的，你知道的。她把姪女們也帶了來……很好的小姑娘們！我很喜歡見她們，不過……天氣很濕呀！你也在欣賞自然麼？』

娑金搭訕着說：『這個……是的，是的，我也在欣賞自然。你知道附近有飲食店麼？』

蠶黃褲舉目向天，深深的沈思了。

秋晨

燕志儁

霜草横在路旁，
朝陽如低低的紅燈，
樹影，人影，草影，
都睡長了靜候着什麼；
像我心靜想着愛情。

「女人是人麽？」

這一個問題，從古以來曾經過許多人的討論，而其結論則爲「女人不是人！」

是的，女人歷來受着非人的待遇，過着非人的生活，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但世界畢竟是進步的，女人將漸漸由非人而成爲人，且努力向人的路上前進。

英國喬治先生所著

女人的故事

是敍述幾萬年以來女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她們進步的痕跡，爲研究婦女問題者所不可不讀。

重磅道林紙精印　實價大洋陸角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60號　開明書店發行

荷屬現行的結婚條例

沈美鎭

在婚姻自由的喊聲歌唱入雲的今日，却有出人意料的結婚條例發現，那是多麼令人難堪啊！我們由這條例得感到二種意義，第一：就是表現我們僑胞沒有自理婚姻的能力；第二：我們由這條例認識了荷人的不識時務。基此二種意義，我們更得了解這條結婚條約之所以施行的原因，明若觀火了。

說到荷蘭人，近年來對付我僑胞的手段，苛刻到眞可謂無微不至了。在荷屬境內不但行動不能自由，還要受層出不窮的苛稅剝奪，如入口稅，地基稅，人頭稅，日用器具稅，收入稅等等。此外尚有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像一九一一年所訂中荷條約就其最著者。最近更有東婆羅洲三馬林達荷警慘殺華僑案的發行，這樣看來，荷人一步一步的對我僑胞攻擊，現在更說到瑣屑的結婚事情來了。這種越俎代庖的事實，是載在前年（即一九二五年）施行的武夏歷士丹民例上面，這個民例雖然實行了有二年的時期，但我却從沒有見過關於這個事實的文字在報章上面，而荷屬僑胞也處之若素。所以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大抵是因爲荷屬的僑胞受了愚民政策的毒太深，覺察不出牠的歹處；同時這條例又是中國舊禮教以父母之命爲構造婚姻的護符，所以更加易受愚惑。但在我們看來，就要說牠是出

多不合我們中國的國情民俗，更要緊的，是因爲牠做了被我們反對的舊禮教的護符，因爲裏面明白規定有這麼的條例：

凡結婚要到武夏歷士丹官署做字的，須先問准雙方的父母。

一概親生子在二十一歲以上，三十歲以下要結婚的，須向下列諸人求得准字：

A 父母

B 父——若母不在，或不准時。

C 母——父不在時。

D 祖父（係自己的親祖父）若父母死亡時。

E 外祖父母——若同上的親族死亡時。

F 監護人，及遺產局亦可照辦。

凡有親生子要結婚未向上列諸人求得准字，則不准成婚；但最後不得已時，亦可向高等審判廳請求准字。

由此看來，結婚不但要憑父母之命，而膜不相關的監護人和遺產局若父母死亡時也有完成婚姻的權限，在該民例書第一頁上說：「政府之意，爲對於東方民族的中國人，謂近代交際，……社會往來，較之昔日已有進步發達之勢，故有此項條例的規定。」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進步便要履行這項條

例，說是比中國人更進步的荷人從前一定也曾經履行這項條約吧。

上文所舉的是該民例的首章，我們再看下面所謂結婚條例的本文：

凡男子准配一妻，如納妾或在另外有私納的婦，法律上不能承認為妻；倘該妾或私納的婦，雖生育子女，亦不能分得遺產。凡妾或私納的婦所生的子女，亦不能承認係其子女；惟結髮妻無生育時，可以將其子立為親子，但准立一人為限，並應照立子的法律而行。

凡要結婚的，須到武夏歷士丹公署，約定某月某日某時，兩新人並須帶其兩證人，到武夏歷士丹官員面前結婚。

武夏歷士丹公署有定了日期時間，倘結婚人不能到其公署，或不能照其日期時間，則可請武夏歷士丹官員，到家內作證成婚，但須繳所費銀十盾；倘有事故，兩新人不能在場結婚時，總督有權，可准結婚人用他人代為結婚。

男女結婚後，女子隨帶物件，或夫原有產業，一概平均分配，各得其半。若結婚時男子所有的產業，或女家帶來的物件，不願平均的，可先到叅打律士官面前，並須携兩證人立約，聲明各人所有的產業物件，各歸所有；若未成年時，應同主婚人。（父母或祖父母，如上所說的。）

照上文看來，我們將如何要感謝他為我僑胞提倡一夫一妻制，但為何下面又不阻止納妾，祇有

在法律上不能承認爲妾，和不能分得遺產的規定而已呢？這裏就是證明了荷人規定一夫一妻制，並非出自本意，乃係自私自利的。怎沒說法呢？因爲我僑胞不但在荷屬是如此，就他處也是一樣的婚姻儀式不很一致，並且同時因爲婚姻問題而引起的訟事，好像遺產的爭執最是特別多，理不勝理，荷人爲免卻許多麻煩起見，所以纔有這麼三不像四不肖的條例規定。復次，結婚要武夏歷士丹官員作證和結婚人可請他人代爲結婚的話，更是荒謬絕倫，這種辱沒人格的條例，與雖爲了比中國人更進步的荷人想出來，這不由我要佩服他的聰明才智。所以結婚要聽從父母之命不但我們要反對，像英人對付印度一般的結婚條例我們更要反對，更要否認，以表示我們華族的聖潔的精神。

一九二七，七，五，寫於大夏大學。

小詩

趙景深

棕樹葉隨風緊緊的搖動——
新婚時賀客們的拍掌。

二六，一一，二四，偶於道中拾得。

女工馬得蘭（續）

法國米爾波(Mirbeau)著
岳煐譯

第七場

讓　羅伯

羅——對不起……你走嗎？

讓——哼……

羅——是我使你回避麼？

讓——或者……沒有什麼……

羅——你是這廠的工人麼？

讓——我是不是與你有什麼關係！（他要走）。

羅——我請求你站住……告訴我你的名字……

讓——我沒有名字！

羅——咳！……（短時的寧靜）。為什麼你這樣的說話？……你不認識我？……

讓——爲什麼你這樣盤問我？……我沒有話可給你說！……，

羅——（伸手給讓。）我是你的朋友！

讓——（帶一種傲然的態度。把羅伯從頭看到脚。）是……是……我知道……哼！廠主的公子，同時又是革命黨，社會黨，或者還是無政府黨……是的，在這個年頭，這到是些很時髦的頭銜……唔！……這倒不錯……有名有利……（暴怒狀）讓我過去！

羅——我不許你疑惑我的忠誠！

讓——而我，我不許你相信我的愚話！

羅——我已經給過了我的保證，……我將來還給別的……

讓——你的宣言……你的文章……你的書籍……我知道這些……我也都看過……（帶一種苦刻的嘲笑。）啊……這倒是很能感動人的。什麼和睦啦……什麼普遍的幸福啦……博愛啦……還有什麼？……唉，我尊敬你的父親……他雖殘刻固執，然而我們在等待他槍殺之間，受他工作和饑餓的逼害……但至少，不會受騙！……

羅——問題不在我父親……問題在我！……

讓——你？……（他聳一聳肩。）去對我的同伴吟咏你的口頭禪去！他們都是些可憐蟲，粗暴無主遺，常常不知道自己要怎麼樣，只相信別人的巧言花語。……但是我……我只知道行動的威權

……我也知道我要怎麼樣……

羅——（憂鬱狀。）你眞知道嗎？

讓——（發怒狀。）是！我不願作一個家禽，受人鞭策！我不願作一副無自主的機器，受人轉動，爲看別人……我要作一個人……是的，一個人……由我自己，爲我自己生活……唉！我不知爲什麼給你說這些……這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再見！（他要走開去。）

羅——（拉着他）假使我給你拿來作這一個「人」和這一個「生活」的方法呢？……

讓——去吧！……布施……你姐姐的籃子……你們飯後的餘菜……最後還有辱人的憐憫心！……

羅——不……不是布施……也不是憐憫心……是對你自己的信仰。

讓——（威嚇狀。）我有了！

羅——對我的？

讓——（嘲笑狀。）多謝你的恩賜！……我知道他的價值……啊！在這裏，你是很得人心的！……在這烈火焚人的火燄裏，煙霧窒息的空氣裏，幾千百萬人類，幾千百萬靈魂作着工……他們希望你，但也不知道希望你什麼……今天，你是他們解放的遠夢……你的名字穿通了他們的幻想，安息了他們的蘇醒……明天，你便可以成……老實說，議員！

羅——不要說笑！這個不是你應作的，也不是我該聽的。

護——（很嚴重。）我說笑？……真的麼，我說笑？（指着將死人的房子，並用一種更窒息的聲調說：）這裏，在這個房裏，在這個門限裏，一個婦人因你而死，好像她的兩個孩子已長成了二十多歲的人因你而死一樣；也好像這些（指着床上的孩子）、將於異日也因你而死一樣……唉！你給我送來生活，拿來幸福？……請你到那邊……到那個小墓地，那個夜間噓出和你的工廠裏，噓出一樣傷人的氣味的墓地去……掘開土……算一算爲你所死了的人數……和你所拿來的幸福比較比較……恐怕你這幸福的代價太貴了吧？……

羅——你爲什麼這樣陵辱我？

護——哼……不過，你也當心……雖然我們常常聽天由命，萎叟怠惰，粗暴無術……但是說不定……明天或者就是大罷工……啊，你父親那樣富足，那裏還怕這一下……而且罷工常常只危害我們苦工人們……有時結果使我們還要負擔更多的奴隸制和苦楚，拿出許多血來償還罷的代價……是的，這是預知的事……但是，到底人家仍一樣要擔心到他的工廠，他的財產，他的利益……所以人家就計算到你，計算利用你的聲望，將來好重復鎮壓那亂了的秩序……

……好事情！……

羅——爲什麼你這樣的陵辱我？……我伸着手，存着滿心的友愛來對你，來懇求和你談話……你反來陵辱我？……你覺着你是自由人，你却不知道，也不打算把你自己提出於無智的成見之上，

和卑污的門羅界限之外，

讓——（稍平靜。）或者，我是錯了……你也許是個很勇敢的孩子……然而我不認識你……我不知道你……我一點也不知道……

羅——那麼？

讓——但是爲什麼你來找我？……我叫你來麼？……你走的是一條路……我走的是另一條……我們決難彼此相遇……

羅——你怎樣能知道，既然你不能認識我？

讓——我知道在你與我之間，有些相隔太遠的東西……他們決不當相合，也決不能相合……（一片刻的靜息。）

羅——啊，我的上帝！我懂了你不相信我的原因了……我看出你有一個暴燥多火的靈魂……但是，我懇求，聽我說幾句話，全當我是你路上的一個過客，一個和你走向同一希望的無名旅客……

……我……我不是你所想像的這麼一個人……我自己曾經造出一個不受我的階級束縛的生活……財產所要給於我少年時的一切利益，一切特權，我都沒有接收……我是和你一樣的一個工人……我不指望於別人一點，我只指望於我自己……所以，我生活也只生活我自己所得到的東西。……

讓——(帶一種無限的憂鬱。)而我，我死於我所……(忽然，猛握羅伯的手，邁步引他到門口，用一個很大的姿勢，指給他在夜色裏放火燄的工廠……依着他的說話，他的音聲變得又大又響。)好！你看！這些火燄……這些煙霧……這些刑具……這些殘酷的機器……每天，在每一個時候裏，壓殺，吞噬我的腦筋，我的心肝，我的幸福，我的生命的權利……為造成一個人的，單獨一個人的財富和在社會上的勢力……好！你先去熄滅了這一切，破壞了這一切，轟裂了這一切……(他猛拋開羅伯的手。)然後，我們纔能談話！

羅——當心，不幸的人！這裏有一個臨死的婦人……幾個熟睡的可憐孩子！……(羅伯又關門。讓再上到幕的前邊，倒於一把椅子裏，頭落在兩手間。)你是一個小孩子……(靜息。羅伯走向讓，拍他的肩。)現在平靜了點吧？……(讓舉起眼來，不轉睛的看着羅伯，不語。)給我你的手！……(讓伸出他的手。)

讓——我錯了……我……

羅——(溫和地截斷他的話。)不要再說什麼了……唉，你的痛苦，我很知道……也就是我的。

(靜息。進來熱勒維娜與馬得蘭，路易出到小房門口，作了個「再會」的姿勢，然後回到房裏去。)

第八場

熱勒維娜　馬得蘭　羅伯　讓

熱——（向馬得蘭。）拿起點勇氣來，馬得蘭！……這是一個很難過的時節……我也曾從這裏經過

……我滿心和你表同情……

馬——謝謝你，小姐。

熱——尤其不要忘記了我是你的朋友……

馬——是的，小姐。

熱——好了，再見！……明天早晨，我打發人來問消息……勇敢點！……勇敢點！……（她吻馬得蘭，羅伯與馬握手。）明天會……

（兩人出去。）

第九場

讓　馬得蘭

馬——啊……（她看見盤子，轉眼看讓。）

讓——是的，是她拿來的……（帶苦惱狀。）有一件襯衣是你的……燒餅是為孩子們的……酒是為母親的……她倒像個好施惠的人……

馬——（取盤放在櫃上。）她盡她的力量做了。

（靜息一馬得蘭一重坐桌前作活。）

讓——（走向馬得蘭，倚肘在她坐的椅背上。）馬得蘭……

馬——讓！……

讓——對於你這將是一個很長的夜……我覺着我不能回我家裏了……你願不願我留在這裏陪你過此一時候？

馬——好，讓。……我很願意……你不離開我，不離開父親，這是非常之好……——假使不幸的事在夜裏來了，你也可以安慰安慰父親。……

讓——我將要和你談許多時以前還沒談過的話，沒談過的事情。

馬——儘管談，讓……當你說話的時候，我覺着要少一點痛苦。

讓——真的嗎？

馬——啊，是的……自從你成了我們的朋友以來……並且因爲你差不多每天來這裏——真的……我覺着着實輕快得多了……

讓——可愛的馬得蘭……

馬——至少，人總是想像這樣吧……人有時在幾分鐘內忘記了他的厄運……於是就好像實在沒有似的……你看，小孩子們也是一樣……當你在這裏時，他們永沒哭過……你很會和孩子

們說話，使他們在膝上跳躍，給他們說許多美麗的故事……

讓——（受感動狀。）現在我所要和你說的，馬得蘭，却不是快活的故事……却是很嚴重的言語……
……因爲這是『愛情』……（馬得蘭微動。）並且說這話的時候也是很嚴重的……（他指那小房門。）因爲這是死的時候……（馬得蘭戰慄了一下。）馬得蘭，我把我的生命獻給你……你願不願把你的也給我？……（馬得蘭停止作工，舉頭注視讓。面帶鍾愛與憂愁之色。）
馬得蘭，囘答我……

馬——（聲音裏帶着顫動。）我不能離開父親……我不能離開孩子們……他們現在只有我了……

讓——我並不要求你拋棄你的義務……我只要求你允許我盡我的力量幫助你完成牠，……我們兩人作這事情，也不見得人太多吧？……

馬——我父親倒也愛你，讓；……不過他很害怕你的神態……他看你是個神密者，而他自己，却是那樣一個懦弱的人……他很知道你到這裏是過路，不久就會離開，所以昨天他還說：『啊，讓的頭裏有些不好的東西，他將來總要招到不幸來的。』……我父親必不願我成你的……

讓——你是這個關於你自己的……除你自己之外，你不再爲任何人所有……任何人沒有支配你命運的權力……

馬——我的命運？……牠是在這個房裏……我不能離開這些被留下而需用我的人們……

讓——你要我嗎？

馬——自從那一天你第一次來這裏以後，我就……

讓——那麽？

馬——那麽……但是我們不應當細想你要說的話……因爲將來如果你要離開此地，我不能……我也不應當跟隨你……

讓——實際上，我本不能允許你永不離開這裏……因爲說不定什麽時候會發生事變，使我自己也不能作主……（興奮狀。）或者會有大家都不得不離開此地的時候。（稍靜息。）但是，幾時我能够，我總停留在此。

馬——但是，讓，你不應當爲我而停留……拿和你要完成的事業相比較，我是不値得什麽的……

讓——你指什麽事業而言？

馬——我一點也不知道……旣然你沒有信托給我你的心事……不過，從許多時以來，我由你眼裏已看出你靈魂中的東西……而且，剛纔你還說『或者會有大家都不得不離開此地的時候』。

（靜片刻。）

讓——（沉思狀。）我一點還沒有決定，馬得蘭……我幻想……是的，我幻想……要來些事情……來些大事情……但是如果行動的熱狂，奮鬪的慾望重占有了我，我這便是爲你……由你……

同你……

馬——爲我？……同我？……我不過是個多苦多病的窮女子……我又不美麗……

讓——不美麗？啊，馬得蘭！……你沒有那富人們傲慢的姿色，那是由我們的饑寒貧困所養成的；但是你卻有那爲我所愛的姿色……有那在困苦中保着尊嚴的姿色……我敬服你……我跪在你面前……（他跪於馬得蘭前，持其手。）你那已脫肉的臉……你那已壓屈了的兩肩……你的手……你的灰色的小手……指頭已被工作磨壞了……還有你的眼……唉，你的眼……雖被憂慮的淚水洗紅了，……然而你不知道牠用什麼偉大神聖的愛情鼓眼起我的心……重燃起我的怨恨！……不美麗？……因爲你永沒得到過青春……因爲你常常總浸在愁苦裏……你好像一株永沒見過陽光的小植物……但是光明？……假使我給你發來呢？……青春？……假使我給你恢復呢？……愁苦？……假使我用我全量的溫柔從你的臉上你的心中把牠揩除掉呢？……

馬——不要說那個……不要說那個……你使得我流下淚來……

讓——還有你的靈魂……你以爲我沒有認出你那純潔的，能犧牲的，鎮靜溫柔而帶英雄氣概的靈魂？……啊！……（他起立。）所以……是的，我有一件報復的，求公道的事業要做……但是，爲這個，我須有像你這樣的一個同伴……像你這樣有勇敢靈魂的一個婦人。……

馬——讓……不要給我說這個……我請求你！我沒有勇氣……你知道……我只會下淚……

讓——因爲對着這些可怕的境遇，你是孤獨的……十分孤獨的……要是有兩個人由愛情結合起來，便什麼都不怕了，連死也不怕了。……生命對於他們，成了同一的意義……

馬——（興奮狀。）我不怕死……我不怕死……我只恐怕我沒有力量做我應做的事……

讓——你應當快樂……現在正是我，我應當給你保證獲取這個幸福……今天，我感覺着我先有了力量……（他來坐近馬得蘭。）唉……我應當把我的靈魂全部展示給你……聽我說！……一年前，當我初來此地時，……我實在是萎喪極了……因奮鬭的失敗而灰心喪氣……對己對人都失了信仰……我的生命，我曾給了別人。我爲別人用盡了我的氣力……而他們到底沒有明白我，無論在什麼地方……（停片刻。）然而，我可憐的孩子，我巡到這裏，巡到那裏，上帝纔知道都是些什麼地方……到巴西……到紐約……到西班牙……到比利時……從法國的北部到牠的南部。到處我穿過了工作的地獄，人類相殺掠的屠場……好不叫人可憐呀！……並且，到處，我總是撞到野蠻無智的障礙，卑陋壞蛋的侵害，和這個「自認是賤民」的思想的隔閡……每次我一打算提醒他們個人心中的自覺……每次我一和羣衆談到公道，反抗……休戚相關……美麗的前程……啊……好……有些人在鼻裏笑你……有些人反去告發你……還有些人說你是警察的伙伴……唉，奴隸，野人！……

馬——不幸的人們，讓——他們越是不能懂你，你越是應當哀憐他們……這不是他們的錯……

讓——（沉思狀。）是真的……假使他們能懂我……（他做了一個大姿勢。靜片刻。讓恍惚失神，如在夢中狀。）

馬——你不再說什麼了？……

讓——（繼續他的叙述。）每經一次，總是使我由高遠的幻夢裏跌低一下……每經一次，總是給我增加些饑寒和痛苦……過了一次大罷工之後，我由利堯被逐，避到西班牙但不久又被人告發了……後來又被一件無政府黨人的謀亂的案件連累了，無故的被捕，無證據的被判，便在巴思龍的地牢裏幾幾污朽了兩年……後來，還是在被我的朋友波那時纔跳出來。在那一羣醉心喝血的羣衆裏，我和這相信有英雄心的孩子作了最後的分別……唉……這我已向你說過幾次了。

馬——啊……是的，這是何等可怕呀！……

讓——我曾發誓要替他報仇……但是，人有時會萎喪下去……當人肚裏太空的時候，心裏也沒有什麼了……

（靜片刻）

馬——後來呢？

讓——後來……常常被警察搜索，沒工作，沒住處，由這個城市巡到那個城市，饑寒交迫，有一天，在賓島地方因拾了一塊麵包遂被下到監裏……

馬——你受了好多的苦痛呀！……

讓——我受了苦痛？是的。……但是在我所受的苦痛之中，超過於饑餓日子的，超過於沒被褥的夜的，却是感到人們的冷淡不關心，和我爲給他們指示幸福之途的力量的白費…… 我更因我自己而痛苦……因我精神的衰弱，因我智力的缺乏……還因這許多使我喪失毅力的熱血的沸騰……唉！我此刻想去計算一下，以前，我常常自問我是否有權利把這般不幸的人由他們的黑暗裏提出，然後再拋棄我的，或者更深的夜裏去？……是的，羅伯剛纔也說的對。說我不求知道什麼，時時刻刻只停留在一個像烈火奔騰的激奮裏，在一個或者沒有一點正義的思想裏……

馬——（奮發狀）。你？讓？……你？……還是不可能的！……

讓——但是現在這種情緒已過去了……自從，帶着如許多的疲困和失望，走了這麼長的路程，來到此地以後，……自從愛了這個對於我這無家的人好像一個家庭的房屋以後，……自從愛了你，馬得蘭，好像取得了一個信仰物以後……我精神上一切的猜恨，一切的疑惑全都消滅了……我一點也不記得了……帶着嶄新的生命力，帶着對於前途強烈的信仰，我恢復了我全

最的尊嚴……所以我此次重變爲「新生的人」，就不得不歸功於你……因爲，你知道……我所愛的，不備是你個人……因爲我把對人類全體的愛，對廣大前程的愛，對我一切幻想的愛都集中於你了……

馬——（自失狀），不要說了……噢，不要說了……你不應當給我說這些話……這些話太壯麗了……我沒有權利享受這樣的幸福……

讓——別人可以拿去我們的一切，馬得蘭……但都不能拿去這個由我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幸福……從此以後，我們倆會有力量和生活奮鬥了……

馬——（微帶迷醉狀）。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不可能的……

讓——（凝視着），將來當我由工廠或奮鬥場回到我們屋裏的時候，又疲困又嫌忌，那時，你想一想這個快樂，這個光明，當我一看見你的眼睛，馬得蘭；聽見你的聲音，馬得蘭；啊，還有你的心，馬得蘭……還有你那很大的勇氣，馬得蘭，馬得蘭，馬得蘭！……

馬——（迷醉極狀）。噢，讓！……讓！像我們這樣的窮人，不當享這樣的幸福……尤其你不應當相信我超過於我的實際……

讓——然而因你，我更相信未來的一切……

馬——這是太過了……這是太過了……假使這是不可能的呢？……啊，你看，我只瞥見了這個幸福

的影，我知道，我已經快要死了；（讓——很純潔地抱馬得蘭，馬——自失狀。）我的讓——……你從何處來……能給我造出這樣一個「幻夢」？……在你的懷裏，我變成又壯又輕……我覺不着我身體的重量，也覺不着心的重量了……我快樂……我快樂……我快樂……（她哭。）唉……你的心也跳得像一個鎔鐵爐一樣……

讓——不要再說什麼了……

馬——是的……是的……

讓——靠住我不要動……

馬——是……是……（靜片刻。然後用一個很弱的聲音說。）父親呢？……孩子們呢？……

讓——！（摟着她。）我們守着他們……保護他們……

馬——（如在夢中。）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這是可能的嗎？……（忽然猛離開讓，起立，目光直射小房間，呼吸急促。）媽媽不好了……媽媽不好了……那裏！……

讓——（也起立，注視小房間。）馬得蘭！

馬——爸爸喊了一聲……他叫我！……（當時人家聽見一個幾乎窒息的聲叫：「馬得蘭！馬得蘭！」）唉！

讓——厄運到了……

（小房門啓，路易出來，面貌惡灰白，神態恍惚，）

第十場

同上　路易

馬——媽媽死了……媽媽死了……（她急忙跑到小房去，在那裏面，人可以聽見她的嗚咽聲，呼喚聲。）媽媽！……媽媽！……媽媽死了……

（路易笛耶蹣跚着走。讓扶持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但他像石頭一般跌在椅子上邊，頭支在兩手間。工廠在遠處繼續着發射出烈光怒聲）

第十一場

讓　路易　加利亞大娘　一羣老婦人

（加利亞大娘和幾個女隣人來到門口。讓閉足聲擡頭，給她們作了個手勢，表示厄運已臨，婦人們作悵恨狀，遂即關門寂然而去。）

第十二場

路易　讓

讓——（佇立路易旁，靜息片刻。）這樣就算完了嗎？……（在房裏，人還聽見馬得蘭的嗚咽。讓去關了門，再來路易旁。）我可憐的笛耶！……

路——像這樣一個婦人！……像這樣一個婦人！……我喘不上氣來……我熱得很……空氣……空氣……開門！……（讓去開門。工廠此時好像起了火一般。在這一全場裏，人總看見牠猛烈地吐出紅色綠色的火炎，發出地獄般的聲音。讓又來路易旁。）像這樣一個婦人……像這樣一個婦人……

（讓讓路易在他的痛苦裏等了幾分鐘，然後慢慢把手放在他肩上說。）

讓——努力一個人，我的老朋友……在這裏不是你一個人喫苦……想一想馬得爾……想一想這些孩子們……這正是表示勇氣和果敢的時候……應當試一試制服一次死神……

路——（搖頭）完了……完了……

讓——對於你，是完了……就準……但是對於他們，這正是起首……幹！奮興起來！……仰頭正視你的痛苦……因為時候已到了！……

路——（微帶激怒狀。）你叫我做什麼？

讓——做你的義務！

路——（驚愕狀。）今天不能……不要提牠……不要提牠……今天不能的……

讓——（指着放死人的小房。）還有你什麼時候的痛苦，我能給你解釋的會比今天更明白點？……

路——讓開我……啊，讓開我……我不能……我不能……

讓——你以為被恩惠把你連繫在廠主，他的女兒，這個我剛纔打算窒死的小妮子？……他們的布施蠱惑了你？好，我們就來談一談這個……你看你已滿意於這二十七年了……你得到了什麼？……苦難……負債……死……常常是死！……

路——（塞耳朵。）讓開我……我請求你！我請求你！

讓——但是，請再細看一看你自己……看一看你周圍！……你，殘廢在致命的工作，窒息在毒人的空氣，你已到了衰老的岸邊，你已成了一個人類的渣滓……你的兩個大孩子，不然，現在正是你的兩個好幫手，卻死在這個上頭！（用手指工廠。）你的婦人也死在這個上頭……馬得關和這些小的，正在需要空氣，好的食物，一點快樂以及心地舒展和信心的時候，卻缺乏了一切，異日一個一個也都要死在這上頭！……哼！因為這點恩惠，這點毒人的恩惠，便把你維繫在屠殺你的劊子手手裏……維繫在殘害你全家庭的自由……奪去了你妻子的生命的劊子手手裏？為了這些騙人的說話……無用的破布……為了這些人家拋給你如同拋給骨頭於與狗一樣的殘肴……為了這些，為了這些……你便固執着不報怨？……不敢放膽取回你所有的東西？……情願降伏在橫權暴勢之下，作一個服侍人的傭奴，不肯提起作人的勇氣來？

路——不……不……今天不……

讓——今天不，但是何時？……還等什麼人死？……在這個可惡的環境裏，……在這塊施利可怕的地

土卜……眞正罪惡的原因便是從百年以來人人都處在疲困和殘廢裏，饑餓制服裏，沒有一個人敢高聲叫一下……所以，如果我作了我要作的……如果我能使這些人，這些什麼都不懂，只知忍受殘害的人們明白了這個改革的必需，大罷工的不可免……如果我會激起這些麻木無生氣頹喪的靈魂，……這便是爲着我所極愛的極憐憫的你和你的孩子們，我可憐的老笛耶！……咳！怎樣你沒覺出這個來？……在你自己的困苦的閱歷裏，難道沒有想過有時人遇到些英勇苦痛的時節，應當知道嘗試一切……應當知道死……爲別人？……

路——（仍固執，用一種小孩子的口氣說。）我懂得……我懂得……但是今天不……讓我哭泣……今天不要再和我說話了……

讓——好！……就這樣！……明天當你感到這個房子裏更少了你所愛的人的時候……當你覺出，那可憐的死者雖走，而死神依然留在這裏……巡來巡去……有時伏於還留在你旁的孩子們身上的時候……還要若干的時間？……好，你自己會來叫我替你報仇……是的，你有道理……今晚我一點話也不說了……你應當躺在這塊褥子上休息休息……（他扶起他。）

路——（讓扶他走經小床前，口喫着說。）這些可憐的小東西……這個可憐的馬得爾……實在……這是不公道的……

讓——（扶他臥在褥上。）勉強睡一會……我願意搖你好像搖小孩子一樣……睡着……

路——(指小房)我要去吻她……我剛纔沒有吻她……

讓——等一會我把你扶到她的床前，你好吻她……現在先瞧一瞧……

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這實在是不公道的……這實在是不公道的……（這時，加利亞大娘由深處的門進來手拿一枝紫丁香花。）

第十三場

加利亞　兩個老婦人　路易　讓

（讓指給她那小房子，加利亞去放了花枝，又出，穿過舞臺而去。另一老婦人手持野薔薇花一枝而進，讓也指給她那小房子。老婦人放了花出去，另一女隣空手而來，跪在門限上，手在胸前畫十字，口詠禱文畢，起身出去。）

第十四場

路易　讓

路——（微起身於椅上。）關住門……我不願再看工廠了……我不願再聽工廠了……

（讓去關門。幕落）

國木田獨步集

夏丏尊譯

國木田獨步是個情場失意中人，他因了友人德富蘇峯等的介紹得與信子結婚。婚後便欲移居北海道躬耕自活，誰知結婚未及一年，戀愛破裂，信子忽棄獨步出走。因為他受了愛字之創，所以他的小說中大半部顯出他淡灰色的悲哀情緒。即如本集中的第三者便是寫他與信子離婚後的苦悶。女難雖寫的是一個盲音樂家的淒涼身世，處處不得女子愛悅，其實也可說是他自己的縮影。夫婦一篇也暗示着夫婦初婚的情感最濃，逐漸變淡。牛肉與馬鈴薯則是寫他對於鄉村生活的憧憬。總之他的小說大半是他生活的自白。本書前附譯者說明一篇，最可幫助讀者們更深的了解他的作品。譯文不用舊小說口吻，亦非歐化，另有譯者自己的一種文體，極能保存原著中醲郁的詩趣。上等厚道林紙精印，豐子愷畫三色套印封面。實價六角。

上海寶山路
寶山里60號

開明書店發行

緬甸人的婚俗

顧均正

緬甸人的男孩到了成人的年紀，就落了髮，去住在修道院裏，而文身便是他已經成人的標識。若是女孩，她已有插戴珠翠的權利，並且不單是學習種種、紡織，烹調，和提水等瑣屑的工作了。她們現在可以跑出屋子來，而大部分的成年女子，都在她們本地的市場上設了一個貨攤，一方面所以練習貿易，一方面也好增廣見聞，以為種族中的中堅分子（因緬甸女子是生產者，而他們的男子倒代替了通常婦女的地位。）並且這樣又是暗示她已經達到了結婚的年齡，實際上她有東西出賣，便是要使不論什麼人都容易和她接近。

她所賣的東西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照慣例，除了藥品之外，差不多沒有一樣不好賣。假使她家裏很富裕，那末她賣的常常是綢絹之類。她的貨攤離家或是很遙遠，她出去時往往穿些粗衣布服，一直要到了市場上才換上華美的衣飾，但是這種貨攤的四周完全沒有遮蔽，所以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明明白白地看見裏面的一切舉動。她的第一步工作是搽粉，這種粉的名字叫做 Thanaka，是用一種小灌木的樹皮和樹根的細末來做成的。她將這種粉調成糊狀，然後用來搽在面部和頭部，任牠自行乾

傑。接着便是理髮。她的髮上塗着椰子油，並且留得很長，約有好幾尺，理時都披散在她近傍的席子上。凡是年紀較小的，每孫有假髮，這種假髮大都是她的哥哥落髮時剪下來的。當她的頭髮用一隻可怕的髮針來折住之後，就在鏡子裏細細察看，並在烏黑的髮髻上插了一朵紅色的花，如薔薇蘭花之類。等到整容完畢，才開始做生意。她首先點着了她的雪茄，和鄰友或主顧們談着天。她的態度很從容，不論和什麼人講話，談吐都很自然和流利，見人招呼，也就親切點頭。

但是少年人在市場上求婚，却爲俗例所不許，循俗求婚有一個規定的時候，這地方便在女孩的家裏，他們有一種俗語，稱這個時期的晚間八時至十時爲「求婚時，試愛時」這是合法的求婚的唯一的時間。

求婚的手術，有一定的法則。每個村子或每個區段，各有一個「獨夫長」他擔任替求愛者安排約會的方法。這些少年人約會時候，都在深夜中，當他們把路由商定了之後，便一齊結隊出發，等到走過女郎的家裏才一一分散。每個情人到女孩家的時候，都有他自己的記號，有的吹笛；有的用右手來拍左臂；有的咳嗽；有的用普通的呼喚法，稱「愛姐，」或「你在那裏麼？」女子對於這種要求是不能拒絕的，所以少年男子常常看見女郎在那裏靜待求婚者。通常，女孩的母親在此時也到場，但是當他們談了些天氣，收穫和種種閒話之後，就假裝睡意，自管去睡了。然後這少年人用一種從歌謠或戲劇中學來的詩意的言詞，表示出他求婚的意思。這女郎照例是吞吞吐吐地答應着；但是在編句的求婚

中沒有接吻這一回事；實在連握手這種小事也認爲有失體統的勾當。女郎的父母這時雖已回到寢室裏，但在必要時他們可以從壁縫裏窺覷一切，他們常常很注意到少年的容貌和態度。凡此種種，乃是中等階級家族中的普遍的風俗。

在小康階級，如田主或殷實的租戶，那末結婚這一回事，完全由父母所擺佈。他們認女子祇是一種動產，和其他的產業一樣，所以結婚時男宅方面須要給女宅一筆款項，等到這事一經定當，那末結婚就可舉行了。相偕潛逃的情人也不是絕對沒有，而在兩方的父母也大都任憑他們，不再追究。然而在事實上，緬甸女郎的選擇終身的伴侶，比之世界上不論什麼地方的女孩，要自由得多了。在他們那裏，妝奩的吸引力很少，因爲妻子所帶來的財產的所有權，仍舊是屬於她的，要是在別居的時候，她就統統帶了去，還加上了他們由貿易而賺來的盈利的一半，和她婚後所承繼下來的產業的全部。

結婚是一種很文明的儀式，縱竟沒有束縛的意義，所成爲束縛的，只有社會上的衆知灼見罷了。新房是預備在女郎的家裏。凡是親戚朋友都須請到，舉行一次大宴會，其中關於實在的結婚儀式的，只是極不需要的一部分。一個星命家在傍邊宣告吉時，當吉時一到，這一對新夫婦就携着手，互相在同一隻碟子裏拿米來喂給對方。（凡是有名望的人家，往往有一種更精緻的儀式，這種儀式很帶有佛教的氣息。）接着便是讀祈禱文；並用綿紗線來將這對新夫婦的兩手結在一起，而在頭頂澆灌清水，至此，這婚禮便算完成。

離婚是一件很容易辦到的事情，妻子和丈夫一樣有權力來提出這個要求。離婚的最明顯的原因，便是性情的難於調協。假使妻子嫌她的丈夫不肯作工和終日游蕩；或是丈夫時常生病和婚後變成殘廢；又或家裏窮苦，沒有能力養活她，都可以提出離婚。在另一方面，如果男子嫌他的妻子沒有生過男孩，或是一個游蕩的婦人時，也可以提出離婚。但是如果夫妻倆感情很好，可是丈夫却要一個男孩，那末大都由妻子自己替他揀一個後妻。無論如何，他們那裏絕不會有強迫的不幸福的婚姻，因為以上所說的離婚的手續，只要到村子中耆老跟前去說明原委就行了，祇有家產的分析，才是比較麻煩的事情，普通離婚，大都由妻子提出，因為在他們那裏，婦人倒是賺錢者，是種族中有勢力的一部分。雖然她們走的時候，跟在丈夫的背後；她們坐的時候，也坐在丈夫的背後；她們等男人喫了後才喫，但是她們不論對於什麼事都有一種堅決的有威權的意見。

在鄉村地方，至今還有一種奇怪的風俗，凡是未娶的男子，可以在夜間拿石子來拋在新結婚夫婦家的屋頂上。但是這種惡作劇，大都出了幾個錢就可免去；在不知就裏的人看來，這種風俗似乎是極卑鄙的，但是據說牠倒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起源。相傳在天地初闢的時候，世界上有五男四女。當他們互相匹偶之後，剩下的那個獨身男子，便非常氣憤，拋石這一回事，就是紀念着他們的。

辛恩(Shan)人的婚俗，大部和緬甸人相同。選擇配偶也很自由，並且一經選定之後，接着的那種結婚手續，更其來得簡捷。但是在這個省分裏還有許多別的種族，他們的婚俗，差不多是極野蠻的。

譬如加倫(Karen)人，其中又分裂成好幾族，通常是行同族通婚制(Endagamy)的但是他們各族中儘有不同的風俗，不同的禁令，不同的習慣。有的只許可在近親屬間通婚，而有的却不但許可親屬外通婚，並且還許可在種族外通婚。

在另一方面，秦恩(Chins)人是行異族通婚制(Exogamy)的，換言之，他們不准同族，同村，或同部落的人互相通婚，不過這種制度在這省的別的種族裏，除了加秦(Kachin)人之外，却是完全沒有的。澎湳加倫(Banyang Karen)人於婚姻的制度，最爲嚴酷。凡在同一的小村落之外，都不許通婚。省中的官吏爲打破這種惡習起見，特地於每年中派一個人，到各處鄉村間去尋一對相當的男孩和女孩來結婚。有時這位特派員還得和村中的領袖人物商量一下，但無論如何，他既然出來，總要有一對夫婦結了婚才能，不管他們願與不願。在別的族裏，也只有表兄妹或限定的幾村落中的居民可以互相通婚，而一切姻親，都須被村中的老年人所認可。

在這種加倫的山村中，有一排長的房子，稱爲未婚廳(Bachelor's holl)。凡是男孩到了春機發動期，便都來住在這裏。擧親的時候，限制極多，所以有許多男子，一直到頭髮灰白了尙沒有娶妻。未婚男子帶着特種的飾物，使旁觀的人可以一望就看得出來。有些人穿着一種短衣，上面用貝殼或種子來修飾着，差不多個個人都戴有用五色石子或珍珠或種子來串成的項練，項練的末端有一對象牙，懸在胸前。他們的耳朶上帶着巨大的銀耳環，有的在結髮帶下面懸着貝殼和稻草。當男子結了婚，這

一切的飾物，便傳給他的妻子，並且在後或竟傳給他們的長子。未婚男女的相遇，機會極少，只有在辦收穫酒，結婚，和守夜的時候。在其他的時間，絕對禁止男女接談。

這些未婚廳在羅孚柯吉(Lushei-Kuki)族，加倫人，和帶銅項環的保登(Padaung)女人，統統都有。其中還有很長的像營房似的寢室，不過在加秦人中，情形就有些不同。他們有特種的未婚舍，給一切的未婚人居住，凡是情人們要試驗同居生活的，可以隨意地進來住在此地。這種試驗的期間是無定的，直至還得了適當的配偶，結了婚為止。據說，加秦婦人因為婚前有試驗的自由，所以婚後就過着最舒服的生活，而離婚的法則也用不到了。在這省的各族中，只有加秦人把結婚作成一種宗教的儀式。並且在加秦人和保龍(Palaung)人中還帶有掠奪婚姻的痕跡。在婚前，女孩離了她父母的屋子，並在她睡的席子上放了一包烟草和一些米，以暗示她已經私奔或被誘拐了。她的配偶將她寄居在一個親戚家裏，然後跑去告訴他的父母。他們下一天一同去找女孩的父母，然後商量婚事。又加秦人很喜歡表兄妹結婚，不過一方面須要屬於母系的，和我們中國人同姓不通婚的一樣。在另一方面，一個男子須要續娶一個已故弟兄的妻子，並且收養他們的子女。但是如果他們弟兄死了好幾個，他續娶的妻子太多，那末也可以將以後的寡嫂嫁給別人。

有結帶的舊皮靴

和田古江著
豐子愷譯

一

在兩個村中間的山路的林木中，有一隻有結帶的舊皮靴落在那裏。這是一隻頭大而樣子不好的紅皮靴。那地方是有淌水的岩石的陰面，住在那裏的蟹首先看見了。

「咦！甚麼東西？」蟹爸爸先吃了驚。

「真奇怪的東西呢！」蟹媽媽看見了說。

「是房子呀！爸爸！有扶梯的，你看！」小蟹中的蟹哥哥這樣說。

「讓我走上去！」蟹弟弟快活得很。

「我也來！」蟹妹妹也贊成了。

「慢一點！讓爸爸先去看一看。」蟹爸爸這樣說過，就橫爬到結帶的扶梯上，從頂上向裏面望。

「喑啊！」

叫了幾聲，裏面好像沒有人的樣子。蟹爸爸就招呼小蟹們，走下去，到了皮靴裏面。裏面稍暗一點，

但是很寬敞，做蟹的住宅，實在再好沒有了。蟹歡喜得很，就定爲自己的家。

蟹媽媽說這眞是好的家，神賜給我們的。孩子們已經快活得了不得，有時爬上去跳躍，有時走下來打滾，只管嘻嘻哈哈地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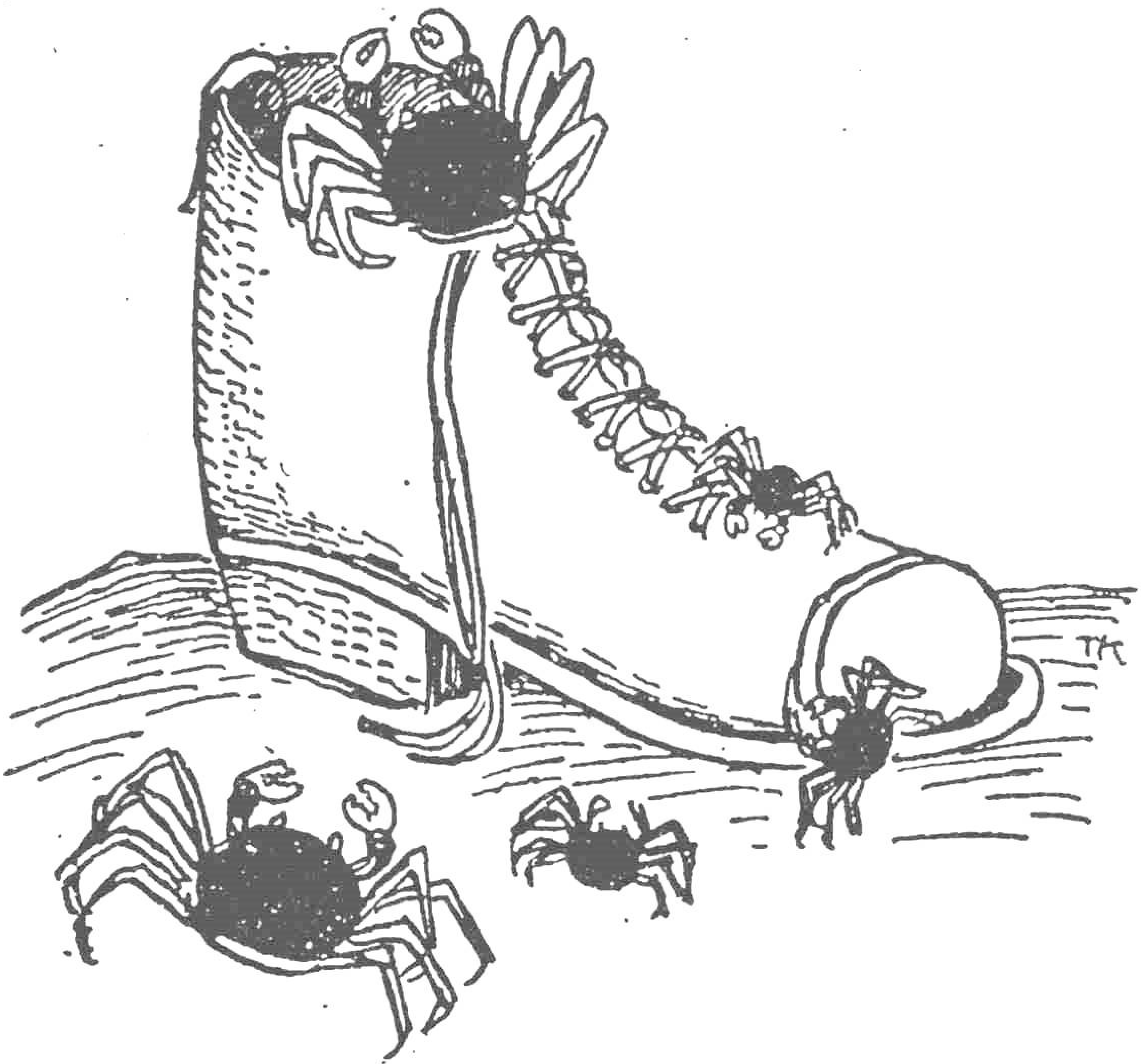
有一天，猴子來飲水，看見了這雙皮靴。

「咦！這是甚麼東西？」

猴子這樣一想，就伸手進去摸。裏面的蟹發急了，立刻鉗猴子的手。

「噯唷……唷……唷」

猴子喊了一聲，縮回了手。手



上面流出來了。猴子皺着眉頭看看被鉗的傷痕，

「頂，起勁。好，好，這回你看着！」

猴子這樣說過，咬緊牙齒，看見結帶的紐掛着很長一段，就立刻拿住這紐，提了皮靴，爬到近處的松樹上去。

猴子同蟹，從前曾經有過猴蟹戰爭，感情很不好。所以猴子忍不住氣，就把蟹的住家的皮靴用紐帶結住在松樹的高的枝上，讓牠蕩來蕩去地動。

蟹覺得家屋忽然蕩動，不曉是甚麼了，就爬上來看。原來是向來懷恨的猴子，把他們的家掛在松樹上了，蟹嚇得面孔發青。

小蟹們悲鳴而騷亂了。但是無可如何！

「喲！猴子哥！這樣不是太凶了麼？對不起，請放了我們罷！」

蟹爸爸向猴子謝罪。但猴子拿出剛才被鉗的傷痕來給他看，

「太凶是你囉！把我的手弄得這樣，還要說「對不起放了我們？」不行！」

「啊，這是因爲不曉的原故，請你原諒罷！」

「不行！非到我手上的傷全愈的時候，不放你們下來。」

「啊，不要這樣說，啊，猴子哥！」

「不行，再會！祝你好……」

猴子管自走了下去。

二

到了夜裏，風吹得很緊，蟹的家停滯停當地搖動，常常好像要翻下去的樣子。蟹家父母子女，一刻不離地抱在一塊，通夜在那裏發抖。

天亮之後，風方才定，朝陽紅紅地照上來。蟹想喫早飯，但是不能走出去找。孩子們肚子餓起來，大騷擾了。然而沒有法子。於是大家餓得發昏了。忽而聽見一種奇怪的聲音

「各孔……各孔……各孔……」

不要又是猴子來了！蟹爸爸卽刻爬上去向外去探望。可是沒有看見甚麼，放心地攢進了家裏。忽然又聽得

「各孔……各孔……各孔……」

「甚麼？」

「噌噌！」

大蟹小蟹們面面相覷，怕得發抖了。後來「各孔……各孔」的聲音更近起來，忽然聽見有人在門口叫。蟹爸爸伸出頭去，看見是啄木鳥。

「呀！是啄木鳥哥？」

「原來是蟹哥？你們爲甚麼住在這地方？」

啄木鳥詫異地問。蟹把昨天的事詳細地告訴了他，而且請他幫助。啄木鳥聽了，大起同情。

「這眞是苦極了，我想立刻幫助你們；但是我的身體很小，對於這屋子沒有辦法，怎麼好呢……」

啄木鳥考慮了一回，說，

「啊，有好法子了：請等到今晚。我去托貓頭鳥哥罷。貓頭鳥哥一來，拿下這房子全不成甚麼問題了……」

蟹大歡喜，忽又對孩子們一看，說

「等到晚上？……」臉上有點爲難的樣子。

「咳，因爲貓頭鳥哥不是晚上；眼睛看不見的。……」

「嗄！這樣的！非爲別的，實在因爲孩子們肚子餓了。」

「唉！原來如此！那末我去找些蟲來罷，不過不好喫一點。」啄木鳥即刻去找蟲給他們喫。

三

到了晚上，啄木鳥如約同了貓頭鳥來，把蟹的家從松樹上取了下來。這一次要找猴子等不會來到的地方，就請貓頭鳥給他們移放在岩石與岩石中間的狹小的地方。

蟹歡喜得很，厚謝了貓頭鳥和啄木鳥，親子之間互相談談得援助的歡喜，這夜安心地睡覺了。

明天，蟹爸爸同蟹媽媽因爲長久沒有好喫的東西了，要出去找許多來喫，吩咐孩子們在家看家。

小蟹的兄弟們走出門來，從岩石跑到岩石，來做捉迷藏了。

蟹的家的近旁的岩石下面，有一隻大蝦蟆居住着。這一天他想找點東西喫喫，慢慢地走出來。忽然看見了蟹的家，

「啊喲！不多時不出來，這樣的東西來了，是甚麼呀？」

蝦蟆慢慢地爬上去，向裏面望一望，裏面甚麽都沒有，他就走了進去。

「唔！這是很好的家，感謝，感謝！」

蝦蟆獨自認定這家，連找食物也忘記，舒服地在那裏睡覺了。

不知道有這回事的小蟹們，到了父母親們好歸家的時候，遊玩回來了。一看，家的裏面有人住着，眼睛閃閃地在那裏發光，喫了一驚。

「不得了，不得了！」

三兄弟大聲地叫，爬到岩石上去，看見父母親已經在回來了，蟹阿哥滾也似地跑了下去，

「爸爸！不得了！」喘息地說了。大蟹們喫了一驚，

「怎麽樣了？」

「有人走進在我們家裏，兩隻眼睛閃閃地發亮，怕得很！」

「啊，這了不得！」

蟹爸爸急急回來，走到家裏一看，一隻蝦蟆臥在那裏。

「唉，原來是蝦蟆哥！這裏是我的家，請你出去。」

「不高興！這裏是我的家！」

「那裏？是我的家！我們一早住在這裏的！」

「唉！我來的時候，誰也不在這裏，從今天起，這是我的家了。」

蝦蟆這樣說了，一點也不動，蟹沒有法子。說種種話要他出去，蝦蟆無論如何不動。

蟹怒極了，叫蟹媽媽和孩子們大家來，不問面孔，手，足，把蝦蟆的全身剌剌地箝。

於是蝦蟆瞪着眼吟呻叫痛了。箝得太厲害，蝦蟆自然耐不住，後來他就「撲」地吹放一口毒氣，慢慢地出去了。

據說：蝦蟆的身體所以這樣臃腫，就爲了這時候被蟹箝傷了的原故。

又蟹的所以常常吹泡，也是爲了這時候受了蝦蟆吹出來的毒氣的原故。

無題

錢君匋

母親得意地微笑着說女兒長得如花了，
卻不知女兒和伊離別的日期在天天迫近，
因爲母親不曾計算到女兒長得如花了就要嫁人啊！
母親得意地一味說着女兒長得如花了，
卻不知女兒和伊永別的日期在天天的迫近，
因爲母親不曾計算到自己跟着女兒在走上「老」的山谿！

歌劇「羅安格林」的故事

——孩子們的音樂之六——

田邊尙雄著
劉子愷譯

前回說述華葛耐爾的時候，曾經屢屢提及「歌劇」。現在要講前述的華葛耐爾所作的歌劇「羅安格林」的故事，當作歌劇說明的一例。

歌劇，英語叫做「Opera」。就是優伶把說白統改作歌唱，一面歌唱，一面演戲。上臺的都是非常高明的歌手，用優美的聲音來歌唱，又伴着很大的管弦樂合奏，故把她當作音樂會看，實在也很可觀。加之還有許多優伶，裝飾得非常華麗眩目，在那裏演戲，或跳舞，其美觀真是無可譬喻的！

所以歌劇的優伶，都要選用很會唱歌的，具有美的喉音的人。愈會唱歌，優伶的聲價愈高。

在說述歌劇「羅安格林」以前，先須知道下面的事：這歌劇所表現的事實，是距今約千年前，即西洋的紀元第十世紀光景的故事。所以這歌劇的梗概，是古代的事，又加了一種神話，即關於諸神的事。所以這原非實際的事實，全是造作出來的話。這是在德意志西北的比利時的安德華浦市所發生的故事。在那時候這是德意志領地之一。又那時候的德國的制度，國有王，國王之下有管領各地的領主。

這歌劇便是在安德華浦市的，勃拉龐德國的領主的家裏所發生的家庭騷動。

德意志王亨利，爲了招集兵隊，到安德華浦地方來，就見到這勃拉龐德領內有家庭騷動，正在擾亂。即勃拉龐德領主於數月前死去，這領主有兩個子女。一是愛爾薩公主，一是其弟歌德弗利特公子。歌德弗利特還幼小得很，所以領主瀕危的時候，召貴族推爾拉孟特來前，把公子托孤給他，拜托他說『我死後請你照顧這孩子，將來教他承繼我的爵位，』就死去了。不料這推爾拉孟特是一個壞人，自己發生了想佔領這勃拉龐德領地的野心，就謀拋棄這歌德弗利特。有一天，愛爾薩公主和歌德弗利特正在庭園中休息，推爾拉孟特的妻瑟爾脫羅特是一個懂得魔術的女子，就使起魔法來，使歌德弗利特變成了一隻白鳥。這事別人全不曉得。只是歌德弗利特忽然不見了，自愛爾薩以下，大家都詫異地在那裏探索。推爾拉孟特到反說是愛爾薩公主自己想奪這國而殺死其弟的，上訴於亨利王。亨利王也難於裁判，要叫推爾拉孟特和愛爾薩公主一同到神前去決鬥的時候，忽然叫做羅安格林的一個英雄不期地出現，來幫助愛爾薩公主，打罰推爾拉孟特。於是愛爾薩得勝了，就同羅安格林結婚，兩人管領這土地。

然這羅安格林，實在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一個「聖杯的武士」，即天神遣他下來守護基督昇天之前最後上口的盃的武士，氣力非常大，對無論那個人打戰都不會敗；只是他守着一個天上的律：「不得向人們宣布其名字。」即神明制定他，如果他向人說出了他的名字，就失却一切的力，且不能

住在人類的世界中。

惡爾脫羅特想用魔法來破他這天律，以阻礙愛理碩與羅安格林的結婚，就於那一晚，結婚式未開始的時候，密密地去訪會公主，道過晝間的事的失禮，隨即對她說，「今夜你將與結婚的男子，是隱瞞着本性的，倘然他與果對你有愛情，決不會把名字隱瞞你。」於是愛理碩公主就在結婚式的場上問羅安格林的名字。羅安格林不得已，只得直說是「聖杯的武士。」於是羅安格林不能住在這人世上，仍落昇上天去。這故事的梗概如此。

前面已經說過，歌劇以聽唱歌為最重要，故優伶都選用唱歌本領極好的人。這歌劇「羅安格林」的主要的優伶，規定須用是具有下列各喉音的人：亨利王低音部，羅安格林次中音部，愛爾碩高音部，推爾拉孟特上低音部。惡爾脫羅特次高音部。

先明白了上述的事，然後去看歌劇。

舞臺開幕以前，舞臺前面下方有數百人的大管弦樂隊，開始奏出美麗的音樂。這在普通歌劇上叫做「序樂」(Overture)；但在華葛耐爾的歌劇上大多叫做「前奏」(Prelude)。「羅安格林」的前奏，起初是很微的美麗的音，漸漸大起來，終於變為最大的音，最後又終於極微的音。在其中間有始終同樣的美麗的音返復着。這旋律是表示「聖杯的武士」的。

這優美的音樂完結之後，立刻開幕。舞臺上左右有美麗的林木，正面的後方有河流橫亘。這是安

德華浦的附近的斯爾德河的河岸，在右方正面的大樹下面，亨利王坐在玉座上。其左右有薩克李尼的領主和邱林根的領主率了許多臣下排列着。又，在舞臺的左側，有勃拉龐德人並列着，在前面有推爾拉孟特，及其夫人惡爾脫羅特並列着。

幕一開，喇叭手吹起喇叭來，亨利王對大衆說：

「現在我國因為要征東夷，正在募集強兵。你們大家須一致團結，忠勤我們德意志國！」

大衆振劍作聲，回答說：

「我們同來發揚德意志國的光榮！」

這時候國王向勃拉龐德的人們說：

「聽說你們的領主近來亡故了，後輩正在騷亂。詳情如何？你們委細說來！」

說過之後，推爾拉孟特就上前來，忠誠地訴說：

「先主勃拉龐德公病重的時候，召我到其邊，托以遺孤。奉命之後，一心撫育。不料某日愛爾碩公主全了他到林中去遊玩，就從此失去行蹤。這一定是愛爾碩公主迷於自身的利慾，而親手圖害她的骨肉的兄弟。願國王公明裁判！」

國王聽了之後，說：

「如果屬實，愛爾碩公主真是犯了兇惡的罪了。現在就叫她來審問！把公主呼來！」

傳令使高聲呼愛爾碩公主。就有美麗的愛爾碩公主穿着雪白的衣服，出現於舞臺上。一看真是美麗的神女似的公主。旁邊的人都同聲地驚訝：

「這樣清秀的公主，會犯那種兇惡的罪孽的？」國王審問愛爾碩公主的罪。愛爾碩公主忽然全身發戰，不堪其悲痛似地說：

「那時候我在林中休息，朦朧地想睡，終於不知不覺地睡着了。在睡夢中，我看見穿着閃閃發光的鎧甲的雄壯的武士出現，到我的身旁，夢就醒了。醒來，吾弟歌德弗利特已不知影響，呼尋了好幾次，終於不見他的行蹤。」

聽了這口供以後的國王及以下諸人，都非常同情於愛爾碩公主，叫說：

「這樣年幼的公主，決不會犯那種兇惡的罪。這究竟是怎麼原因呢？」

但是推爾拉孟特反對他們，他主張：

「這番任意揑造的夢，不可憑證。這夢中的男子一定是怪物，務請國王公明裁判！」

於是弄得國王無所措手，說：

「這確是奇怪的罪。這只有待神明來裁判了。」

大衆聽了這話，都說：

「神明的裁判，一定正確！」

於是國王抽出自己的佩劍來，把閃亮的尖刃插在地上，先向推爾拉孟特說：

「原告推爾拉孟特伯爵！用你的性命來決鬪，你勝的時候，你的訴是正！」

推爾拉孟特原是一個剛勇無雙的壯士，立刻承應說：

「遵命！」

國王又向愛爾頓說：

「被告勃拉般德公主愛爾頓！你是年幼的弱女，你可選擇一個代你決鬪的武士，仝推爾拉孟特伯爵決勝負，以決定你的罪的有無！」

愛爾頓張皇失措地說：

「唯王命是聽！代我去決勝負，爲我雪還無實之罪的壯士！我把我的身和心捧獻給他！唉，皇天！援助我呀！」

國王立刻下命令：

「傳令使快舉號！」

於是傳令使呼出四個喇叭手來，叫他們立在中央的四隅。喇叭手就向著東南西北四隅而立，仰天高吹喇叭。傳令使向着大大聲呼叫：

「爲勃拉般德公主愛爾頓捨身赴鬪的偉貴的勇士！快來！」

喇叭手反覆地向天高吹喇叭。人們都肅靜起來，舞臺上沒有聲息了。觀客也吞着唾液，在那裏默等。

忽然奏出非常美的音樂，舞臺正面內方的河上就有一隻白鳥曳着一艘小艇向這方面前進。小艇上有一個偉大的武士立着。看見了這情景的人們正在驚奇，武士忽然從小艇裏走下來，立在舞臺的正面。白鳥仍舊曳了小艇，向彼方遠遠地消去了。

這真是一個雄壯的武士！全身穿銀的甲，戴銀的胄，左手持銀楯，右手持銀柄的劍。其堂堂的風采，照映於周身。這武士便是羅安格林。

羅安格林徐徐地走向國王前面，行了一個禮，陳說：

「謹稟受天惠的我的大王：我是天遣我來為這罹了無實之罪的可憐的公主愛爾碩代赴決鬬的人。」

又向愛爾碩公主方面說：

「愛爾碩公主！我現在為援助你而來。你可安心，萬勿憂懼！」

茫然地呆看着的愛爾碩公主聽了這話，夢醒似地歡喜，伏在羅安格林的足下了，說：

「垂憐世人的尊貴的武士！教我的無實之罪！我把我的心和身一切奉獻於你。但願你佔勝了的時候，你做我的丈夫，把這國，這人民，都奉獻給你！」

羅安格林徐徐地握愛爾碩公主的手，扶她起來，反復地對她說：

『我也很願估勝這決鬪，我和公主結偕老之緣，平安地治理這土地和人民，但是，有一事必須請你為我立誓：即無論何時，不可詢問我的姓名與出身。只有這一事不可忘記！』

愛爾莎就立誓說：

『我已牢記。決計無論何時不詢問你的姓名和出身。』

於是羅安格林向大衆大聲叫道：

『請列位聽着！愛爾莎公主全然無罪，推爾拉孟特伯爵無理誹訟她，使她被這惡名。現在請看神明的裁判，來決勝負！』

聽到了這番話的推爾拉孟特伯爵，雖然心情惡劣，但他本是勇猛的將士，故立刻拔劍前進，

『無論如何要決個勝負！勝敗是時的運，在我們的大王面前堂堂地爭勝負，是武士的面目！』

『那末請大王就發決鬪的命令！』

於是亨利王發了決鬪的命令。

傳令使傳令之後，即有喇叭一聲響出，國王拔起劍來，向掛在旁邊的樹上的楯擊了三響。第一聲響出時，羅安格林和推爾拉孟特起立，各裝姿勢。第二聲響出時，兩人各拔劍前進。第三聲響出時，兩人就開始戰鬪，鬪了數合之後，推爾拉孟特被上迭了一大刀，就倒地了。羅安格林立刻用刀對着倒地的推爾拉孟特的胸部，叫道：

『神明的公明的裁判，是如此！要殺你容易；但我不歡喜作無益的殺生，饒你一條命。從今快快懺悔，去做和尚！』

推爾拉孟特伯爵和其妻惡爾脫羅特咬着牙齒，心中懊喪，然而已經沒有辦法。

國王以下諸人，大家贊讚這勇士的本領，就把羅安格林載在他的楯上，又把愛爾頑戴在國王的楯上，大家擡了，唱着凱歌，向彼方去了，舞臺就閉幕。以上是這歌劇的第一幕。

不久之後，又有趣味不好的短促的音樂，由管弦樂奏出。忽然第二幕開幕了。舞臺上是夜的光景，薄闇之中，右邊是安德華浦城內的寺院的入口，後方是武士們的住家，左方是女官的住室的入口。

在這寺院的入口的石級上，有穿黑衣的男女二人在密密地講話。其一人是推爾拉孟特伯爵，他一人是其妻惡爾脫羅特。惡爾脫羅特眺望武士們的公館的窗中的光，茫然地立着。

推爾拉孟特懊喪似地向其妻說：

『吾妻！在這種地方，被人見了只是增羞。不如快快回去罷！』

惡爾脫羅特聽了之後，說：

『那裏？決不可回去。室間的怨沒有洩，一直不去。』

『沒怨，這恐怕不可能了罷！神明不許可我們！』

暫時這樣互相爭執了一回之後，惡爾脫羅特終於決心似地向推爾拉孟特提出：

「今夜天明時，便是那武士和愛爾碩公主舉行結婚式的時刻了。我要用我的魔術去阻礙他們的結婚式。」

推爾拉孟特聽了，疑惑似地想。惡爾脫羅特低聲向推爾拉孟特說：

「那武士查爾從艇子裏下來，將代替愛爾碩公主決鬪的時候，曾經再三囑咐公主，說即使結了婚，決不可詢問我的名字和出身，並要她立誓。我由魔術探知了那男子的本性。他宣布他的名字和出身時，他就不能再住在這世界上。不但如此，而且他的一切力都要失却。查爾所以能戰勝你者，也不過是一種妖術。」

推爾拉孟特聽了這番話，大為動怒：

「那武士是以妖術戰勝我的麼？我始終被欺，悔極悔極！」

「現在我想揭破那男子的妖術，以報這般怨。」

這時候公館的高樓上，愛爾碩公主穿了雪白的衣服出現。她在那裏歌唱今宵與那武士結婚的歡喜。

惡爾脫羅特聽了這歌聲，對她丈夫說：

「這正是愛爾碩公主。我須得接近她，好作報怨的手段。你暫時避去。」

推爾拉孟特退場。

於是惡爾脫羅特走到近愛爾碩那裏，叫着

「公主！愛爾砥公主！」

公主在暗中探索，問道：

「誰在呼我？——啊，你是惡爾脫羅特夫人麼？到此有何貴幹？」

惡爾脫羅特作非常可哀憐的聲調：

「我受了惡人推爾拉孟特的欺騙，無端地懷疑無罪的公主，我身的罪，直是後悔無及！要請公原宥！」

素性溫良的公主，聽了這話覺得可憐，就對她說：

「現在已經由公明的神明的裁判，雪了我身的無實之罪，故我已全無怨恨之心。你不要立，黑暗之中，可到這公館裏來。」

就命令侍女，使惡爾脫羅特到公館中來。

兩個侍女擎着蠟燭，照出惡爾脫羅特的姿態。

惡爾脫羅特俯伏在公主的足下，說：

「謝謝公主！救我的罪惡的恩德，我至死不忘。爲圖報這大恩，我有關於公主自身的話奉告無論如何要奉告。」

「是甚麼事呢？」

『是關於迫近在明晨的大婚式的不祥的事。』

『這不祥是甚麼呢？』

『那高貴的武士，曾經叮嚀囑咐你不要詢問他的名字和出身。我知道這是奇怪的妖魔的事。不然，豈有對於終身的髮妻，不肯告訴名字和出身的道理呢？所以公主在結婚以前，務必先詢問他的姓名。』

愛爾碩公主聽了這話，立刻身體發抖，眼中發出疑惑的光。然而立刻回復，徐徐地說：

『不，我雖不曉得他的姓名，也完全信用他。』

惡爾脫羅特向後方低聲說道：

『雖說這樣強硬的話，然公主的心已大起疑惑。我的怨因此可以報了。』

愛爾碩與惡爾脫羅特的姿態全時在公館中消去。這時候推爾拉孟特從公館的黑影中出現，獨自說着：

『我要惡爾脫羅特的擺布眞好！從此可以打翻僞我的武士面目的疑人了。』

就向彼方走進。

這時候舞臺上發出白光，天明了。有喇叭聲響出，同時國王的傳令使出現，報告推爾拉孟特伯爵須處流放孤島的刑罰。後面有許多人，是來看這一天愛爾碩公主與那無名的武士在這寺院舉行結

婚式的。於是有愛爾硏公主裝扮得很美艷，由許多侍女擁護了出現。大衆排成行列，將走進寺門去。突然裝飾得很美麗的惡爾脫羅特出來，立在愛爾硏公主前面，提出反對說：

「公主將與結婚的武士，是不知姓名，不知出身的怪物。我與我的丈夫推爾拉孟特，都是貴族世家出身的人，我正有先入這寺院的權利。」

愛爾硏公主喫驚，正要抗辯的時候，國王偕了羅安格林，隨從了許多武士而出現了。羅安格林正想與愛爾硏一同進寺院的時候，推爾拉孟特出現，也來攻擊，說：

「昨日的決鬥，我之所以被佔勝者，是因爲他有妖術。這不是光明正大的決勝負。如果不然，你說出你的姓名和出身來！」

愛爾硏公主心中雖然疑惑，但因爲在先有堅固的誓言，會面之後終於不得發問的機會，只是說：

「我絕對信用這尊貴的武士。」

羅安格林與愛爾硏公主攜手入寺院中。第二幕告終，舞臺又閉幕。

不久，在第三幕開始時，有管絃樂奏出開幕的音樂。這是非常愉快的曲，繼續的是有名的結婚歌的音樂。有高尙的進行曲風的旋律，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樂曲。

這音樂奏過之後，有同曲調的結婚的合唱，徐徐地開出幕來。舞臺上是宮殿中的結婚室的場面，一所裝飾極美麗的房屋。起初許多人唱着結婚歌走進來。背後正面的門開出，愛爾硏公主帶了許多

侍女慢慢地進來，然後羅安格林與國王也帶了裝飾華麗的許多武士進來。大家走到了舞臺正面，齊聲明了祝頌愛爾碩公主與羅安格林的幸福的歌，就走出室去。舞臺上只有愛爾碩與羅安格林二人留着。

這時候愛爾碩心中的疑惑愈加深起來，非常煩悶。心中竊自想道：

「既然做了夫妻，要甚麼事都不隱瞞，才是真的愛情；現在我卻連丈夫的名字與出身都不曉得。雖然立誓不詢問他，但是我總不能忍耐。我幾時總想問一問看。」

見了這樣子的羅安格林，就對她說：

「甚麼事都不要問，儘管信用我。不知道，正是我們二人的幸福。」

想阻止她的疑慮。然而愛爾碩心中的苦悶無論如何不能忍耐，她終於決心請願：

「請你將尊姓名及出身祇告訴我一人！」

羅安格林將要回答她的瞬間，突然推爾拉孟特拔劍直入，想來殺羅安格林。

看見了這情狀的愛爾碩公主，一想，道是她丈夫的危機！就立刻將劍遞給羅安格林，羅安格林立刻拔劍，把推爾拉孟特斬殺在一刀之下。推爾拉孟特倒地，不說一句話，就死去。

羅安格林呼許多貴族和武士出來，命令他們：

「把這男子的屍體搬到國王面前去！我現在正要在國王面前宣布我的名字與出身。」

因驚駭血戰傑着的愛爾硯公主，茫然地仆倒在羅安格林的腕上。羅安格林呼侍女們，命令她們：

「扶公主到國王面前去」

舞臺上急速變樣，變成與第一幕同樣的安德華浦附近的颯爾德河岸的場面。光景全與第一幕同樣。自國王以下諸貴族們，都在那裏等待羅安格林的來到，

推爾拉孟特的死骸用黑布包了，擡到這裏來，大家驚駭。後面愛爾硯公主帶了許多侍女，悄然出場。人們對這光景愈加驚奇不解。

與第一幕同樣，被銀甲，戴銀冑，持銀楯的羅安格林出現。大衆見了這勇壯的風姿，起一片歡聲。國王也讚美羅安格林的勇壯的姿勢。羅安格林走到國王前面，行一個禮，說道：

「我現在受天之命，來誅戮了惡漢推爾拉孟特。但愛爾硯公主違背對我的前約，破壞了她的初誓，詢問我的名字與出身。疑心一起，包隱也無用了。現在我不再包隱我，將宣告我的名字與出身。」

這時候奏出這歌劇中最有名的「羅安格林」歌。其間聽見美麗的「聖盃」的音樂。

「我不是這世間的人。天神命我下降到這世界來守護從前耶穌基督代為民受罪，將登最後的餐的時候，最後接吻的聖盃。「聖盃的武士」羅安格林，便是我。所以我扶弱，挫強，懲惡，力大無限。我與無論何人戰鬪，決不失敗。只是天神禁誡我一條規律：不得向人們宣露我的名字與出身。宣露

了我的身分之後，就片刻也不能留在人間。現在我已經宣布了我的身分，所以非立刻歸天不可了。列位，再見！』

說了之後，又與第一幕同樣，河上一隻白鳥曳一般小艇，來迎接羅安格林。人們看見了，都指着說：

『看，看，那白鳥，白鳥，』

騷擾起來。愛爾碩公主因憂懼和悲哀，仆倒在地，哭泣着：

『唷唷！怕啊！我的幸福破滅了！』

羅安格林將登舟回去，惡爾脫羅特出來，說：

『我的怨發洩了！最後的勝利在我！』

聽得了這話的羅安格林，向天祈禱。天上飛下一匹鴿來，這是天神差下來的使者。這時候白鳥突然沉入水中，再浮出來的時候，已變成一個可愛的少年。這便是以前惡爾脫羅特用魔術把他化成白鳥的，公主的弟歌德弗利特，現在天神給他解除了這魔術，使之再歸人世。惡爾脫羅特見了，曉得自己的妖術已經破露，驚駭之餘，倒地而死。

羅安格林所乘的小舟，由鴿代替白鳥曳行。羅安格林的姿態漸漸向遠方消失了。

愛爾碩公主抱住弟歌德弗利特的脘，氣絕仆地。幕徐徐閉上，這歌劇就告終。

一九二七年七夕譯

通信

(一)

錫琛先生：

(上略)我見着你和劍波同志在本刊第五號中批評我的戀愛貞操新論一文及晏始先生(我以為是你，是不是？) 在本刊第六期所作的非戀愛論的又一派批評我在新文化月刊第三期上面發表的論「戀愛論」(按此文原標題為非戀愛論，因恐發刊者不登，一波兄勸我易今名。而此文還有第一段破舊文化的稿者，不知為什麼刪去了，我曾去信問過，未得覆。) 一文，使我不能不說幾句話。然而我的生活終不允許我能可寫一篇較有理性和系統的文字出來，而且我還想暫守沉默不欲對先生們的批評發表什麼意見，且欲待後來的批評者之批評以後，再綜合的作一總答覆。所以現在我以兩月為不答覆的時期，在兩月以後，我當寫出我的意見來請教各位先生，並希望批評我文的先生們注意下面三個問題的科學的研究：(1)戀愛的貞操的科學根據在什麼地方？(2)性慾成立的原理的戀愛說的根據在什麼地方？(3)兩性實行性交生活究竟是否專在滿足性的慾求，是否應當以性的條件為標準？則這封信我希望你閱後刊在新女性上面。

謙弟四一，七八，於廣州。

雪村先生：　（二）

（上略）巴黎的生活自比國內高多多，單單吃住兩項，每月至少四五十元，鄉下的屋租小，飯食大，城裏屋租大，飯食費小，比較起來是一樣的。然這四五十元一月，每日只能吃一次正式飯，中國留學生在此的，大都每日只吃一次正式午飯，（城裏五佛半，鄉下六佛至七佛，只吃兩菜） 早上牛奶，晚上牛奶麵包，較之國內大吃大喝，實相差天壤矣！其實法國也很窮的，與中國差不多，巴黎一處，郵局及售車票人均係女子，因歐戰後男子少之故。至於婦女運動，則完全沒有，法國的女子的生活完全寄託在物慾與性慾上，（據巴黎的老留學生們說，及戈公振先生的意見也是這樣，）她們服從的性質比現在中國的新女子深得多，她們人人受足普通教育（這是自然比中國好，）至於要談到學問等等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承認她們是一天一天的退步，現在在法國沒一個出色女人才。什麼參政職業等等她們也不想到的。這裏所有的婦女雜誌，無非是討論如何裝飾，頭髮如何剪的式樣為好，以及那一種香水可以保持多久的香等等問題。這些情形，本可寫下來，但我來得不久，觀得不多，不能說是觀察，故不敢寫。待諸異日。但據戈先生認識的一位說，有一個雜誌正在求知中國婦女的情形，他們大家要我寫一點，我已寫了一點由友人去翻譯了，將來將原文可寄給新女性。（下略）

陳學昭

現代音樂叢刊第一種

小學校音樂集

錢君匋
陳嘯空 合著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本書含歌曲四十首，均用五線正譜。曲調高尚，歌詞淺顯，趣味豐富，極合小學校音樂唱歌之用。書後附有簡譜，以便未識正譜者之閱讀。並承豐子愷先生作成漫畫多幅，插入書中，更添小學生無窮興趣。全書用最上等厚紙鋅板精印，大六開本八十餘頁，裝訂印刷，均非常美麗，實價大洋八角。

上海寶山路
開明書店

一般

活氣潑溂的

十月號出版

迎雙十節 △用感情熱烈的文字表對於共和前途的希望 記者

美神與酒神 △依據尼采哲學糾正中國因襲的頹廢的思想 李石岑

殭尸的出祟 △對於新發生的讀經問題作精密的科學分析 周予同

上海的新聞界 △對於上海新聞界的幼稚加以無忌憚的指斥 胡仲持

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秩序 △對前號長谷川的駁文指導救國的正當途徑 薰宇

中世紀波斯詩人 △介紹文學研究者常常忽略的波斯諸大詩人 鄭振鐸

白采

劉薰宇　朱佩弦　夏丏尊　[illegible]克真　匡互生　周為羣　方光燾

漂流詩人白采死了！白采的詩和小說在中國文學界已取得相當的地位，可是他的悲慘的湮沒的身[illegible]是他的友人[illegible]他而作，有的是傳記，有的是批評，有的是感想。都可使讀的人掬一把同情之淚的。

趣味豐富的秋的天象 △闡明秋季的月和潮的原理比上篇更富興趣 匡互生

旅英雜談 △談政治談文藝談風俗全充滿着濃厚的趣味 孟實

小說 法味 △記藝術家李叔同出家前後的事跡奇詭可喜 子愷

小說 疲勞 △日本國木田獨步所著描寫現代生活的緊張 丏尊譯

書報評林

白采的詩 朱自清

讀白采小說偶識 趙景深

評中華高級生物學 田乘祥

婦女雜誌愛之專號 文鐙

介紹與批評五則 同人

開明書店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六十

每册二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